

世界少年文學名著

1

金銀島

原著：羅伯特·路易士·史帝文生
改寫者：夏明華



人物簡介

吉姆：是蓬勃旅館的小主人，在偶然的機會下，從畢爾身上得到金銀島的藏寶圖。不但是尋得寶藏的最大功臣，也是全書的靈魂人物。

黎佛希：是位正派的紳士，在潘紐拉號上擔任船醫。他處事冷靜，是應付尋寶危機中最主要的執行者。此外，他也善盡醫生的職責，不論對任何受傷的患者，都用心治療，是最受敬重的人物。

屈勞尼：是位有錢的大地主，也是這次尋寶行動的



資助^ア人^ム。他^カ為^ス人^ロ隨^フ和^セ、熱^ロ心^シ，但^カ卻^レ因^テ為^ス心^ニ中^ニ藏^ム不^レ住^ム秘密^ヒ，差^イ一^ハ點^ト兒^ヲ害^ム大^カ家^ノ命^ヲ喪^フ荒^カ島^ヲ。

萊^カ特^ト：是^ハ潘^ハ紐^ウ拉^ウ號^ノ的^ノ船^ヲ長^ヲ，航^ハ海^ノ經^ル驗^ヲ豐^ニ富^ニ，管^リ理^ス嚴^ニ格^ニ。由^テ於^テ他^ノ早^ニ就^ニ對^シ水^ノ手^ノ們^ノ有^ル防^シ範^シ之^ノ心^ヲ，預^メ先^ニ保^シ住^シ防^シ身^ヲ的^ノ槍^ヲ械^ヲ和^シ火^ヲ藥^ヲ，才^ニ使^ス大^カ家^ノ免^ル受^ル殺^ス身^ヲ之^ノ禍^ヲ。

希^ヒ爾^ル：是^ハ海^ノ盜^ノ的^ノ首^ヲ腦^ヲ，他^ノ只^ニ有^ル一^ハ隻^ノ腳^ヲ，但^カ行^フ動^ス卻^レ異^ニ常^ニ敏^ニ捷^ニ。要^ス不^レ是^ニ手^ヲ下^ニ過^ル於^テ急^ニ躁^ニ，否^ト則^レ財^ヲ寶^ヲ非^ニ他^ノ莫^シ屬^ス。

畢^ヒ爾^ル：是^ハ個^ノ性^ヲ情^ヲ暴^ニ躁^ニ的^ノ老^ヲ海^ノ盜^ヲ，自^ラ從^テ住^ス進^ス蓬^ノ勃^ノ旅^ノ館^ヲ之^ノ後^ヲ，就^ニ為^ル吉^ノ姆^ノ一^ハ家^ヲ帶^シ來^シ噩^ニ運^ニ，不^レ過^シ也^ヲ因^テ為^ス他^ノ身^ヲ上^ニ的^ノ藏^ヲ寶^ヲ圖^ヲ，為^シ整^ニ個^ノ故^ノ事^ヲ帶^シ來^シ一^ハ連^ニ串^ニ高^ニ潮^ニ。

導讀

「金銀島」是英國作家史蒂文生的成名作，也是他所有作品當中，擁有最多讀者的一部小說。

史蒂文生，一八五〇年出生於蘇格蘭的愛丁堡。他自幼體弱多病，長大後又罹患肺病和神經衰弱症，於一八九四年因中風病逝，享年只有四十四歲。

在他三十一歲那年，因為陪兒子羅艾德畫畫，偶然畫了一幅海島圖，激發出靈感，於是提筆寫下了這部膾炙人口的探險故事。而他的祖父

和父親都是燈塔建築師，對他寫出與海洋有關的著作，也有著相當大的影響。

「金銀島」這部作品是虛構的故事，全書最成功的地方，就是對人物的塑造。他充分描繪出，人為了追求財富，而要盡各種手段，甚至死於非命的人性百態。

其中，希爾更是作品中的代表人物，他足智多謀、陰狠毒辣，是個十足的偽君子。整個尋寶行動，幾乎就是在他的陰謀設計下展開，也只有他，能同時依附著正、邪兩邊，換得了最後的生存與自由。

此外，整部小說佈局構思的巧妙，也是非常傑出，一氣呵成。讀者只要一開始看，就會愛不釋手，回味無窮。



目

録

老水手

6

黑帖

16

藏寶圖

26

獨腳希爾

40

大陰謀

51

共謀對策

65

返航	168
展開尋寶	152
落入敵營	141
扯下海盜旗	131
海上歷險	125
肉搏戰	114
回到木寨	106
放棄大船	91
奇遇	82
海岸歷險	72

老水手

屈勞尼老爺、黎佛希醫生和幾位老朋友要我把金銀島的詳情寫下來，於是我從一七××年開始動筆，只是故事裡沒有提到島的方位，因為島上還有財寶沒發掘出來。

這個回憶要從我父親開的「蓬勃」客棧和那位臉上帶著刀疤的老水手寫起。他是個身材高大、體格壯碩的傢伙，穿著很差，講話和舉動也很粗暴，但看起來又不像是個普通的水手，倒有點像大副或船長，一個喜歡下命令或動手打人的。

老水手不愛說話，住進蓬勃客棧之後，白天就在海灣或懸崖一帶走動，晚上則坐在客棧內靠近火爐旁的角落，喝著濃烈的萊姆酒，對其他人的搭訕，大多是不理不睬，或臉上露出兇相，鼻子發出聲響很大的呼氣聲。

而他最令人害怕的時候，就是當他喝了太多酒，腦子受不了，便高聲唱起邪惡而狂野的古老船歌；或叫更多的酒逼所有人一起喝，一面還聽他說許多恐怖的航海故事，甚至一起大合唱。總之，他狂性大發的時候，任何人都得聽他的指揮，直到他醉倒，才算了事。

我父親常說，我們這個小客棧，總有一天會被這個老魔王搞得關起大門，結束營業，除了老主顧不敢再上門外，最主要的，是他只付了第

一個星期的住宿費，之後，根本連一文錢也收不到。我想，父親會早死，跟他活在那種苦惱和恐懼的日子當中，有很大的關係。

不過，在我們這個生活平淡的鄉村，人們起初雖然會怕他，但心裡卻又很想聽聽老水手的故事，至少知道些新鮮刺激的事，來調劑一下生活。所以有些年輕人私底下叫那老魔頭是「老牌的水手」或「真正的海上英雄」，甚至還認為他是真正顯現英國海上威力的好漢呢！

老水手雖然令大家害怕，但我們漸漸才發現，他住在蓬勃客棧，不是為了找同行或同伴，反而刻意迴避著前來投宿的航海員；而他也曾悄悄吩咐我，隨時留意偵察一個獨腳的水手。顯然在他的心裡，正害怕著某些人物的出現，而我也受到影響，常常在睡夢中，見到那獨腳怪人緊

追著我不放，那真是最可怕的惡夢。

老水手究竟在怕些什麼呢？不久，終於有事情發生了。

那是一個寒冷的早晨，老水手一早就出門了。父親由於病重，母親在樓上照料，只剩我在大廳擺餐具。就在這時候，大門打開了，一個面色蒼白，左手缺了兩根指頭的漢子走了進來。

我問他要什麼，他說要杯萊姆酒，但不等我去倒酒，他就叫我到他的面前，問道：

「你在幫我的老伙伴畢爾準備早餐嗎？」

我回答說我不認識叫畢爾的人，早餐是為店裡的一位客人準備的。他的右臉是不是有一道疤？而且他的脾氣很古怪，特別是喝醉之



後……他說：

「行啦！你明白告訴我，畢爾現在在這屋子裡嗎？」

「他出去散步了。」我指指遠遠那座大岩石，表示那是老水手可能的去處。

那人又問了我幾個問題，然後說：

「太好了，對畢爾來說，見到我，就像喝酒一樣痛快！」

但是，我看那陌生人臉上沒有一點愉快的表情，如果老水手真的是畢爾的話，可能也不會很高興見到他的。那人在客棧門外走來走去，東張西望，好像一隻貓等著抓老鼠似的。雖然這不關我的事，但也被那人弄得有些緊張。

終於老水手遠遠的出現了，不料那陌生人卻一把把我拉到大廳的角落裡躲著。我感覺得出來，他一直吞嚥著口水，一隻手緊握著繫在腰間的短刀柄，一隻握著我的手則微微顫抖。毫無疑問的，這時候我比他更害怕。

老水手終於走進了蓬勃客棧，隨手關上門，完全沒有留意四周有什麼異狀，便朝餐桌走去。

「畢爾。」陌生人叫了一聲，我聽得出，那聲音是故意壯著膽子說的。

老水手迅速轉過身來，只見他原本棕黃色的臉全變青了，彷彿是見到了鬼。接著，他驚叫了一聲：

「黑狗！」

「嗨，畢爾，自從我失去兩根手指之後，咱們倆還沒見過面呢！」

黑狗邊說邊伸出那隻殘廢的手。

「你總算把我找到了，直說吧，你想怎麼樣？」

「孩子，你倒兩杯酒來，」黑狗對我說：

「然後到後頭去，別偷看，也別偷聽我們說話。」

我自然不想那麼聽話，酒端出來後，便躲進大廳外的門邊，盡量去聽他們到底在談些什麼。但是，一開始他們交談的聲音很低，等到音量變大到我能聽到時，已經是他們起了爭執，所引起的叫罵。

隨後，一陣可怕的叫罵和掀倒桌椅的聲音，驚動了整個客棧；緊接

著刀劍齊鳴，我還來不及探頭去看，就聽到一聲慘叫，只見黑狗奪門而逃，沒一會兒工夫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而這時候，只聽到畢爾叫道：「吉姆，拿酒……」他話沒說完，便「碰」的一聲倒在地上，雙眼緊閉，臉色鐵青，要不是還喘著氣，真當他已經死了呢！

母親這時也已經聽到聲音，到樓下查看，見到這番景象，嚇得慌了手腳。還好，黎佛希醫生正巧要來替父親看病，不但為我們解了圍，也救了畢爾一命。

而畢爾並不是在和黑狗打鬥時受了傷，完全是因為酒喝太多，加上一時的激動，才引起的中風，在經過醫生緊急放血之後，不久就恢復了。

知覺^{しきかく}。

醫生離開前交代我說：

「他至少得躺一個星期，
別拿酒給他喝，
否則他就完蛋了。」

黑帖

「喂，吉姆，我煩得要死，倒杯酒給我嘛！」畢爾休息了一陣之後，又開始吵鬧：

「如果我不快喝口酒，待會兒一定會發瘋，小心鬧得全客棧雞犬不寧！」

由於父親病得很重，需要安靜，我不得已，只好倒了一杯酒給他。他接過酒，貪婪的一口就喝光了。

「孩子，你扶我起來，我不能再躺在這兒。」他一面從床上吃力的

坐起來，一面說：

「既然被發現了，不久他們就會送黑帖來；他們保不住自己的錢財，卻專打別人的主意，我得做點準備，好再捉弄他們一下。」

他雖然有心想做些什麼，但身體狀況似乎無法支撐，才坐了一會兒，就又躺了下去。

「看樣子我是再也躲不了。」畢爾說：

「他們要找的東西，是我的那口舊水箱，如果他們送黑帖來，你就立刻騎馬去找那醫生，叫他把所有的人手召集起來，把老佛林特那幫人一網打盡。」

「什麼是黑帖呀？」我問道。

「那是一種通知，等他們送來，我就告訴你；不過你千萬要盯著點，我發誓會和你平分那些財寶。」

畢爾扯了一會兒，吃了藥，又昏昏沉沉的睡著了。我心裏一直很擔心，不知道該不該把聽到的事告訴醫生，否則畢爾一後悔，說不定會把我殺了滅口。不過，我並沒有擔心多久，因為我那可憐的父親在當天晚上去世了，悲傷加上一大堆的瑣事，讓我沒功夫想到畢爾，也就忘了害怕。

到了出殯後的一天下午，我在客棧門口，看到一個眼睛戴著綠色眼罩，手上拿著手杖的瞎子，邊走邊敲的走來，嘴裡怪聲怪調的喊道：

「有哪位好心的朋友，願意指點我這個可憐的瞎子嗎？」

「你正在『蓬勃客棧』門口。」我說。

「好心的朋友，請扶我進去休息一下好嗎？」

我一伸出手，那瞎子立刻用老虎鉗似的手一把抓住，把我拖到他身邊，低聲說：

「別出聲，帶我去找畢爾，不然我扭斷你的胳膊。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使勁扭我的胳膊，痛得我想叫又不敢叫，全身冷汗直流。那瞎子又交代了我兩句話，然後抓著我，推開客棧的門，只見已經喝得有些醉醺醺的畢爾，獨自坐在一張餐桌前。

「畢爾，有朋友來看你。」我照瞎子的吩咐叫道。

畢爾抬頭一看，酒意全消，臉上一陣青一陣白，看起來還真恐怖。

他動了一下，似乎想站起來。

「喂，畢爾，你坐著別動。」那被畢爾喚做皮五的瞎子感覺很靈敏，他立刻叫道：

「我雖然看不見，但一點點風吹草動都聽得見，你還是照規矩，把手伸出來。孩子，你把他的手拉到我的右手這兒來。」

我和畢爾都順從了他。只見他從口袋取出一件東西，塞在畢爾的手掌裡。

「好了！」瞎子說了一聲，忽然把抓住我的手一鬆，飛快的跳上客棧，跑到大路上，動作既敏捷又準確，非常驚人。

過了一會兒，我和畢爾才回過神來，發覺我還一直握著他的手，而

瞎子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了。我鬆開手，畢爾把手縮回去，仔細看著他的手心。

「十點鐘！」他叫道：

「還有六個鐘頭，我來得及準備對付他們。」

畢爾迅速的站了起來，但隨即身體搖晃了一下，伸手按在喉嚨上，發出一聲怪叫，就直挺挺的倒了下來。

我嚇了一跳，立刻衝過去查看，但一切都太遲了，畢爾第二次的中風，已經奪走了他的生命。我確實不喜歡這個人，但父親過世的悲傷還在心頭，現在又見到死亡，還是忍不住大哭了一場。

等心情恢復平靜之後，我立刻感覺到目前所面臨的困難和危險，如

果畢爾真的有錢的話，除了我想取回他欠的住宿費外，他的那些不友善的伙伴——黑狗和瞎子，也絕對不會放棄的。

我記起來，畢爾曾要我騎馬去找黎佛希醫生，可是我又怎麼可能丟母親一個人在家，沒人保護。事實上，我們也不能一直待在屋內，天曉得什麼時候大難就要臨頭。於是我和母親決定先到鄰近的村莊去求助。

但是，當我們走遍了整個村莊，卻沒有任何一家人肯幫我們保護客棧，只願意借一枝裝了子彈的手槍，和兩匹配好馬鞍的馬；另外還派了一個孩子去找醫生，請求武裝人員來援助。

我們得不到及时的協助，只好滿懷著憤怒和恐懼，回到客棧。畢爾還是像我們離開時那樣躺著，眼睛睜開，一隻胳膊伸向一邊，在燭光中

看起來，的確有點嚇人。

「我得找到那把開水手箱的鑰匙。」我忍住心裡的害怕，走到畢爾的屍體旁，跪下來，先扳開那緊握住拳的手掌，看到一張捲著的小紙片，一面是黑色的，另一面則端正而清晰的寫了幾個字：「限你在十點鐘辦妥。」毫無疑問的，這就是畢爾最不希望收到的黑帖。

我看看牆上的掛鐘，才六點鐘，還有四個小時。我繼續在他身上的衣袋裡摸索，但沒有發現任何鑰匙。

「他會不會掛在脖子上？」母親提醒道。

於是，我扯開他的衣領，果然看到一根細繩子，我用從他身上找到的小刀把它割斷，果然找到那把鑰匙。隨即我們上樓，跑進畢爾的房

間，打開那只水手箱，翻了一遍，除了一套整潔的好衣服外，其他全是一些亂七八糟的小東西。

正當我們覺得找不到什麼值錢東西的時候，母親很煩躁的把放在箱底的舊斗篷一掀，發現了一個用油布裹著的小包和一個帆布袋。我立刻把布袋打開，終於找到我們所要的錢幣，只是裡頭什麼國家的都有，偏偏英國金幣最少。

我們正要算錢時，卻忽然聽到那個瞎子的手杖敲著路面的聲音傳來，嚇得我們的心幾乎要跳出來。不久，樓下就傳出手杖猛敲客棧門和扭轉手把的聲響。

還好，瞎子在得不到反應之後不久就走了，使我們鬆了一口氣。但

還來不及把錢算完，卻又聽見老遠的小山上，傳來一陣低聲的口哨，令我們又感到不安了起來。

「快走！快走！」我扶起母親，把錢幣塞進口袋，隨手又撿起油布小包，連蠟燭也沒拿，便摸索著下樓，逃了出去。

我們離開客棧不遠，就聽到有幾個人跑過來的腳步聲。還好這附近有一片薄霧籠罩著，沒有被月光劃破，否則我們一定會被那批人發現。

「你帶著錢先跑吧，我快暈倒了。」母親嚇得雙腿已經不太聽使喚了。而我也不知是從哪兒來的勇氣，居然撐住母親，把她拖到小橋下，在離橋墩很近的地方躲著，耳朵則聽著客棧那邊傳來的聲音。

藏寶圖

過了一會兒，我的好奇心戰勝了恐懼。我爬回岸邊，躲在一叢樹枝後面，注視著客棧前面大路上的情況，只見七八個人飛快的跑來；看得出來，其中一個就是那個瞎子。

「咦，門是開著的！」跑在前頭的一個人叫道。

「進去，快點進去！」瞎子叫道。

立刻有四、五個人衝進了客棧，只留下兩個人陪著瞎子站在大路上。沒多久，屋內傳來喊聲：

「畢爾死了！」

「快搜他身，其他人到他房裡把箱子弄到手！」瞎子大聲喊道。

屋內立刻傳來在樓梯上跑的脚步聲，沒多久，畢爾住的房間的窗戶

「砰」的一聲被推開了，有人伸出頭來，叫道：

「皮五，有人翻過箱子，弄得亂七八糟。」

「佛林特親手畫的地圖還在不在？」瞎子急忙問道。

「我們什麼也找不著。」那人回答道。

這時，客棧門口也有人探出頭來說：

「畢爾身上什麼也沒有。」

「一定是那個孩子幹的。」瞎子氣憤的嚷道：



「他們剛剛還在這兒，快，大家分頭去找。」

就在他們一夥人走出屋外，準備動手找我們的時候，附近山腰上傳來兩聲口哨。

「德克來了，咱們快閃！」有個人喊道。

「怕什麼怕！」瞎子叫道：

「德克是個笨蛋，你們不要把他放在眼裡。那小鬼一定沒跑遠，快去把他找出來，財寶就是我們的了！」

但是沒什麼作用，那一夥人似乎有什麼顧忌，都站在路上，猶豫不決。瞎子火大了，舉起手杖瞎打一陣，邊打還邊罵人，結果引起互相的對罵。

就在那些傢伙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，另一個方向傳來了一陣馬隊飛跑的蹄聲；同時，一聲警告的槍聲，劃破了天際。那夥人立刻一哄而散，各自逃命，只留下瞎子皮五，獨自在大路上，一面摸索前進，一面呼喊著伙伴。

瞎子大概也慌了手腳，不再有先前那種俐落身手，他走錯了方向，竟然迎向了馬隊，等他發現已經來不及了。領頭的馬撞到了皮五，只聽到他慘叫了一聲，便被馬蹄踢開，倒在路旁，一動也不動了。

我跳出樹叢，叫住了那些騎馬的人。原來他們是緝私隊，聽說我們這一帶有海盜出沒，當天晚上就動身來這裡，路上又碰到幫我們去找醫生的孩子，所以幸運的救了我們母子一命。

緝私隊長在聽完我的敘述之後，立刻派人將我送到黎佛希醫生家，但醫生正巧到屈勞尼老爺的莊園做客，於是又將我送到屈老爺的莊園。

屈老爺是個身材高大的人，有一副爽快、隨和的面孔。由於他常常出外長途旅行，所以臉上飽經風霜。

在見到醫生之後，我的心情也平靜了許多，於是便將所遭遇的事情，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，並將口袋裡的油布包原封不動的交到醫生手上。

「屈勞尼，」醫生問：

「你該聽過佛林特這個人吧？」

「那當然，」屈勞尼大聲說道：

「他可是個海上頭號殺人不眨眼的盜。和佛林特比起來，『黑鬍子』根本就不夠看。我就曾在海上親眼看到過他的帆船呢！」

「我覺得這油布包裡的東西，能夠指示找到佛林特所埋的寶藏，你覺得值不值得去試一試？」醫生又問。

「絕對值得！」屈勞尼說：

「只要你有興趣，我立刻到布里斯托港準備一艘船，哪怕要花上一年的時間，也要把那些財寶給找到。」

「好。」醫生把油布包放在桌上，說：

「如果吉姆不反對的話，我們就把這包東西打開。」

油布包裡面裝著一個本子和一份封口的文件。本子內的前幾頁，是

些隨手畫的東西和單字，看不出有什麼名堂；後面的十幾頁，則記滿了一些古怪的帳目，而且記了將近二十年之久，時間愈往後，記的金額也愈大。照屈勞尼的推測，這應該是海盜在打劫後，記錄時間、地點及分贓情形的詳細資料。

至於那份封口的文件裡，則有一張地圖，圖上畫著經緯度，標明了附近海域的深度，還有山名和海灣名，以及導引船隻靠岸的一切說明。

這座島長約九哩，寬五哩，好像一條豎起身子的大龍。島上有兩個陸地環繞的海港，島中心有一座小山，標著「望遠鏡」的字樣。另外還有幾個應該是在後來才添的紅色十字標誌，兩個在島的北方，一個在西南方，這最後一處，另外寫著「財寶主要在此」幾個字。

地圖背面還有一些註記：

「高樹，望遠鏡山肩，方位東北偏北。」

「骷髏島東南偏東。」

「十呎。」

「銀條在北方地窖，順東邊小圓丘方向去找，離黑岩南邊十呎

，岩面正對圓丘。」

「武器在北部海岬北方的沙土山上，方位東偏北四分之一。傑

·佛」

看完了地圖，我還是一知半解，但那兩位先生就顯得非常興奮。

「黎佛希，」屈勞尼說：

「你不用再幹醫生了，明天我就到布里斯托買艘最好的船，挑選最棒的船員，我們一起去找那個島，弄到錢，一輩子享用不盡。」

「那當然是最好嘍！」醫生說：

「但是還有一個人會令我擔心。」

「那人是誰？」屈勞尼高聲問道：

「我負責擺平他！」

「就是你。」醫生說：

「你這個人的缺點，就是藏不住話。要知道，這份密件不只我們三個
個人知道，尤其是那些亡命之徒，一定會不擇手段想奪到財寶。從今天

起，我們誰也不能單獨行動，吉姆跟著我，你則叫喬依和亨特陪著同行；最重要的，是千萬不能洩露半點風聲。」

「放心，」屈勞尼拍著胸脯說：

「這次我一定像個石頭一樣，一聲不響。」

事情就這麼說定了，不過出發前的準備工作，並不如預期的那麼順利。屈勞尼在布里斯托忙得不可開交；醫生則跑到倫敦，找別的醫生接替他的業務；而我就只有住在莊園裡，夢想著航海的事，懷著無限的期待。

幾個星期之後，屈老爺終於來信了，由於醫生不在，所以由我代拆，信的內容大致是這樣寫的：

「船已經買到並裝備完成，這是一艘重兩百噸的縱帆船，名字叫『潘紐拉』。爲了買這艘船，老友布蘭可花了不少精神，明白點說，布里斯托的人一聽說我們要去找尋寶，大家都很熱心幫忙。」

信看到這裡，我知道屈老爺終究還是藏不住秘密，要是醫生知道了，恐怕又要不高興了。我繼續看下去：

「現在最令我操心的，是找船員的問題。幸好我遇見一位在當地開家小客棧的希爾，他過去也是個老水手，一直過不慣岸上的生活，聽說我想招募水手，便自願在船上當廚師。他雖然缺了一條腿

，不過精神和勇氣仍是令人敬佩。更好的是，希爾還幫我召募了一隊強健的老水手，我敢說他們的能力足夠打敗一艘戰艦呢！

「我現在吃得飽、睡得足，精力充沛得很，恨不得能馬上出海，你們儘速趕來。吉姆可以先回家住一夜，和母親話別。」

這封信令我興奮極了，第二天一早便趕回蓬勃客棧。客棧在屈勞尼老爺的資助下，重新整修了一遍，還添置了一些家具，找了一個小徒弟，所以母親的精神顯得愉快許多，令我放心不少。

過了一夜，第二天中午，向母親和「蓬勃」老店告別，在屈勞尼的僕人雷德陪伴下，踏上了尋寶的冒險之旅。黃昏時分，我們在喬治王客

棧門口搭上驛車，第三天早晨便順利來到了布里斯托。

「你們來啦！」屈勞尼一見到我們，就大聲嚷嚷：

「昨天晚上醫生也從倫敦趕來，這會兒全員到齊嘍！」

「我們什麼時候開船？」我問道。

「明天！」他說：「明天就出發！」

獨腳希爾

吃完早餐，屈勞尼給我一封信，指出往「望遠鏡」客棧的路，要我
把信交給希爾。我正想多看到一些船和水手，便高高興興的出門，在許
多車子和貨物當中穿進穿出，終於在碼頭邊找到那家小客棧。

我一眼就認出了希爾，他的左腿沒有了，左肩下拄著一根拐杖，不
過身手倒是非常靈巧，在餐桌間轉來轉去，和客人們說笑。

說實話，當屈勞尼的信裡提到他的時候，我就在猜，他會不會就是
畢爾要我隨時幫忙留意的獨腳水手。可是，眼前他那整潔又和善的樣子

，似乎和我見到過的海盜們大不相同。

「請問您是希爾先生嗎？」我把信遞過去，問道。

他看看我，又看看信，立刻會意過來，馬上握著我的手說：

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我們新來的服務員，真高興見到你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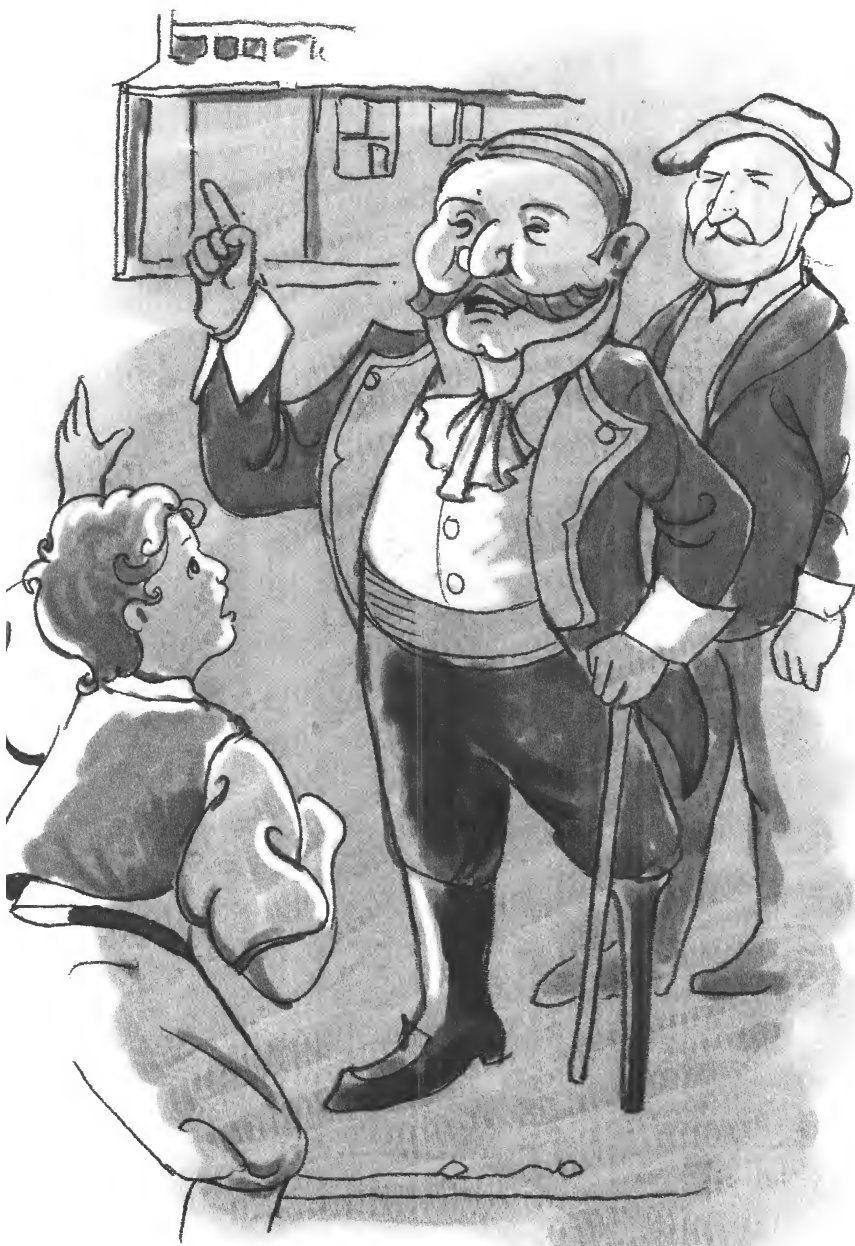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這個時候，有個顧客忽然站起來，迅速走出了大門。他的舉動引起我的注意，我一眼就認出來了。

「黑狗！」我喊道：「快攔住他！」

「哈利，快去逮住他！」希爾的反應也相當快。

坐在離門口最近的一個漢子立刻追了出去。

竟然在這兒發現黑狗，又引起我對希爾的懷疑，但我又看不透希爾



這個人，因為他看起來是那樣的聰明。

「他不是熟客，所以我還不清楚他叫什麼？不過……」希爾想了想說：

「我記起來了，他曾經和一個瞎眼的窮鬼來過，好像叫什麼……什麼……」

「是不是叫皮五？」我說。

「嗨！沒錯！」希爾很興奮的大聲說道：

「小兄弟，沒想到你都認識嘛！」

「屈老爺沒跟你說過嗎？這兩個都是海盜的一分子。」

「是嗎？」希爾很激動叫道：

「哎呀！哈利如果能抓住他，那可就有好消息向屈勞尼老爺報告了。」

希爾在店裡一瘸一拐的來回走動，嘴裡則嘰嘰咕咕的嚷著，似乎非常在意這件事。過了沒多久，哈利氣喘噓噓的跑回來，說沒抓到黑狗，他不但立刻把哈利臭罵了一頓，還不斷責怪自己。看起來，希爾應該是個很可靠的人。

「走吧，我跟你一起去見屈勞尼老爺，向他報告這件事，一方面請罪，一方面要他多注意點。」希爾說。

在回去的路上，我發覺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伙伴。他一路上為我介紹各式各樣的船，還講了許多船和海員的故事，並教我學行話，讓我覺

得他真的是最好的船友之一。

回到客棧，希爾興致勃勃的敘述了一遍，屈勞尼和醫生都很遺憾黑狗逃掉了。

「既然逃走就算了，」屈勞尼交代希爾道：

「你通知全體船員，今天下午四點到船上集合。」

「沒問題，老爺。」希爾起身告辭。

「吉姆，」屈勞尼說：「走，我們去看看這條船吧！」

「潘紐拉」並沒有停靠在岸邊，我們必須先搭乘小艇才能上船，而大副阿魯已經在船邊迎接。他是個皮膚曬成古銅色的漢子，戴著耳環，眼睛有點斜視。

我們才走進船艙，萊特船長就來和我們見面。

「一切都還好吧？」屈勞尼問道。

「先生，」船長說：「不怕得罪你，我不喜歡這次航行，也不喜歡這些人，更不喜歡我的大副。」

我聽得出來，屈勞尼和萊特船長之間的關係並不太好。

「我想先知道，你為什麼不喜歡這次航行和這些人手？」醫生似乎已經知道這兩個人處得並不好，於是插話道。

「當初，我是應聘來看所謂的『密封命令』，然後把船開到那個地方去，」船長說：

「但是，我發覺水手們知道的情況比我還多。他們說我們是要去尋

寶，這可是非常冒險的事，秘密洩露了，攸關性命的風險就更大。」

「沒錯，」醫生回答道：

「我們確實是要冒較大的風險，不過我們不會如你想像的那麼胡塗

。

「那最好。」船長繼續說：

「此外，當初應該由我來挑選自己的手下，而大副阿魯對手下的人太不講規矩，太隨便了，這是非常不應該的行為。」

「那你認為該怎麼做呢？」醫生問道。

「如果你們還執意要去的話，我希望把前艙的彈藥和武器搬到下面的船艙，然後把你們帶的親信的鋪位，安置在放槍枝彈藥的艙房旁。」

船長說：

「另外，那幅地圖在誰手裡的秘密一定要保守，連我和阿魯也不能知道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，」醫生說：「你怕發生叛亂。」

「先生，」船長很嚴肅的說：

「身為一個船長，有必要對全體船員的生命和安全的負責，據我看，情況有點不大對，如果你們不採取一些預防措施，那我只好辭職了。」

「要不是黎佛希在這兒，否則我真會叫你滾蛋。」屈勞尼高聲說道

「我會照你的意思辦，不過別想我會對你有任何好感。」

「那只能隨便你了，往後你會發現，我是盡職的。」船長說完，就告辭了。

「那傢伙真是個牛皮大王，既沒氣派，又沒幹勁，更沒有英國人的風度。」屈勞尼氣呼呼的罵道。

「等著看吧！」醫生安撫道。

當我們走上甲板的時候，水手們已經開始重新安置鋪位和彈藥。不久，最後報到的一兩個人和希爾，一同乘小艇上了大船。

「你們怎麼現在在搬彈藥，這會趕不上早潮的呀！」希爾一上船，看到水手們正在做的事，便大聲叫道。

「這兒沒你的事，」船長斥責道：

「快去準備晚餐，弟兄們該吃飯了。」

「是，船長。」希爾敬了個禮，轉身就朝廚房走去。

「他是個好人呢，船長。」醫生說。

「大概是吧，先生。」船長冷冷的回答道：

「這船上不會有我喜歡的人。」

隨後，船長發現我正在撫弄一門九吋黃銅炮，就大聲喝道：

「小伙計，滾開！去廚房找點事做。」

說實話，我和屈勞尼的看法一致——恨透了這個船長。

大陰謀

忙了一整夜，在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已经累得要命，可是水手长卻吹起哨子，要全體水手到起錨的絞盤那兒幹活。起錨不是我能做的事，可是這一切都是那麼新鮮有趣，所以我不願離開甲板。

水手們唱起歌來，在節奏的配合下，使勁的推動絞盤棒，不久，錨就露出了水面，吊在船頭滴著水。隨後，船帆陸續張開，陸地逐漸遠離，「潘紐拉」正式展開航程。

這次航行大體上是順利的，不過在開到金銀島之前，卻發生了兩三

件事。

道先，是大副阿魯的表現比船長擔心的還要差。他不但毫無威信，更糟的是常常喝醉酒，說話結結巴巴的，不是在甲板上摔傷，就是在梯子旁的床上昏睡一天。

而我們也查不出來，他喝的酒是從哪兒弄來的，不管如何監視他，卻一直無法解開疑團。在他喝醉的時候問他，他只是哈哈大笑，等清醒之後，就一本正經的說他除了水以外，什麼也沒喝過。

終於在一個風浪比較大的夜裡，他無影無蹤的消失了，沒有人覺得奇怪，而船長也因為少了一個麻煩，鬆了一口氣。

水手長安德生接替了大副的位置；而屈勞尼也有航海的經驗，只要

天氣好，他就常常去幫忙值班；另外，舵手漢斯是個細心、有經驗的老水手，也非常靠得住。

至於希爾更是不凡，他不會因為少了一條腿，就無法在船上做事，反而能利用各種方法撐住身體，無論船身怎樣擺動，他都能像在陸地上一樣，穩穩當當的走動或幹活。

除此之外，他還善於用適當的態度和每個人交談，並且熱心助人，所以船員們都很敬重他，甚至還服從他。他對我也非常和善，又有耐性，常常叫我坐在一旁，聽他講許多新鮮事，或聊他在廚房裡養的那隻名叫佛林特船長的鸚鵡。

「潘紐拉」是艘相當不錯的船，一路上不曾出過任何狀況，因此水

手們的工作也輕鬆得多。而屈勞尼除了和船長處不好外，對水手的照顧倒是不錯，船員只要有任意藉口，就可以舉行暢飲會；只要有人過生日，就會叫廚房搬出一大桶蘋果，放在中間的甲板上，任何人想吃，就可以吃。

「這樣是不對的，」船長對醫生說：

「把水手們寵壞了，是很容易出事的。」

可是又有誰會料得到，那個大蘋果桶卻幫助我們逃過了一劫。事情經過是這樣的：

在我們估計到達金銀島的前一天，「潘紐拉」穩穩的行駛著，水手們都已經做好了所有的準備工作，就等金銀島出現在大家的眼前。



日落之後，我做完手邊的工作，打算拿個蘋果，回到鋪位上慢慢享用。但等我整個人爬進了蘋果桶，卻發現裡面連一個蘋果也沒有。我懶洋洋的坐在桶子裡，海水的響聲和搖晃的船身，不知不覺就將我催眠了。

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蘋果桶被撞了一下，把我吵醒。我揉了揉眼睛，正想站起來，就聽到一個熟悉的人聲傳了進來，那是希爾的聲音。

「不，不是我，佛林特才是船長，我是舵手。在那次的攻擊中，我失去了一條腿，皮五失去了雙眼……。」

天哪！我真不敢相信我所聽到的，那希爾原來是佛林特的手下，而他也認識皮五，顯然他一直在騙我們。

「佛林特可真是一個出色的英雄好漢呀！」另一個聲音喊道，那是船上年紀最輕的一個水手的聲音。

「我先跟過殷格倫，分到九百鎊，後來才跟佛林特，撈到兩千鎊，這些錢都存在銀行裡。過去一起跟佛林特的伙伴，現在大多在這船上，你看看他們，能吃到些好東西就滿足了，一點志氣也沒有。瞎子皮五當初一年就花掉一千兩百鎊，那時候多神氣呀！後來卻又落得要飯，人看人厭。」

「看起來，幹這行並沒多大好處。」那年輕水手說。

「那是對傻瓜來說。」希爾說：

「你年輕，又機靈，所以我才願意指引你，將你當個成人來看待。」

「這可惡的老惡棍，也像原先對我一樣，花言巧語，專挑好的說。要不是還想聽他到底在幹什麼鬼陰謀，否則我早就跳出來，一刀把他給殺了。」

「大多數海上豪客的生活都很艱苦，而且還要冒著隨時會被處絞刑的危險，所以一旦口袋裝滿了成百成千的金鎊，就大吃大喝，隨意玩樂，等錢花完了，又上船出海去幹一票。」希爾說：

「我可從來不這麼做，我都是把錢存起來，而且是這裡存一點，那兒存一點，免得引起人家的懷疑。我已經五十歲了，跑完這一趟，就決定收手，規規矩矩做人。我現在過的日子還算挺舒服，不愁吃喝，這一

切也是像你一樣，從當個普通水手開始的。」

「問題是，跑完這一趟，你恐怕不敢再在布里斯班露面了吧？你存的錢、你的店怎麼辦？」小伙子問道。

「放心，我早安排好了。」希爾說：

「我們一出航，我老婆就會去把錢全部提出來，然後把『望遠鏡』客棧賣掉，帶著錢到別的地方和我相會。我信得過你，才會說得那麼明白，要給其他伙伴知道，準會受到忌妒的。」

「你信得過你老婆嗎？」小伙子問道。

「海上豪客一向都是信不過同夥，不過我自有辦法。」希爾回答說

「像佛林特這幫人，連魔鬼也害怕和他們一起出海，但只有我能把那夥人搞得服服貼貼，像小綿羊一樣。你可知道，大家都怕佛林特，而佛林特卻最怕我，所以你在我希望的船上，大可放一百二十個心。」

「聽你這麼一說，我決定要好好闖一番事業。」

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你已經有海上豪客的架勢了。」

這時，我終於明白，他們所說的「海上豪客」，指的就是海盜；而剛剛那一段話，正是一個老實的水手，受到誘惑的最後一幕，也許他是這艘船上僅剩的一個好人了。

我不由得開始感到害怕，不知道接下來的航程，我們會面臨什麼樣的變局。

一聲口哨聲響起，又有一個人走來，加入了談話。

「狄克同意加入我們。」希爾說。

「好極了，我早就知道找他絕沒問題。」回答的是舵手漢斯的聲音。

「我們這條船到底還要開多久？我對萊特船長已經忍無可忍，真的是太可惡了！」

「你就是那麼毛躁，」希爾責罵道：

「要冷靜，說話的態度和氣點，一直忍到我發出口令的時候，知道

嗎？

「好啦！」漢斯抱怨道：

「我只是想知道大概會在什麼時候嘛！」

「我能對付到什麼時候，就是什麼時候。」希爾大聲說道：

「我們還需要萊特船長來駕船，也還沒搞清楚地圖究竟在誰的身上

。所以必須等到他們找到財寶，運上了船，再讓船開到半路，我才會下

手。

「我們不是有不少人手嗎？」小伙子狄克說。

「人多不見得有用呀！」希爾說：

「我們能順著航道開船，但卻沒有人能測定航向。所以不管怎麼樣

，我非等到萊特船長把船駛進了貿易風的航道，才能採取行動。你們這

些傢伙就是太急，跟你們一起航海，實在傷腦筋。」

「事情成功之後，」狄克問道：

「要怎麼處置他們？」

「廢話，當然是把他們幹掉！」希爾說：

「我可不想在享福的時候，還要擔心他們來搗蛋。更何況，我還等著親手把屈勞尼的腦袋給揪下來呢！」隨後他又換了話題，說道：「狄克，

克，拿兩個蘋果來潤潤喉。」

我聽見狄克站起來，嚇得四肢無力，心想這會兒是真的沒救了。還好，有人及時開口阻止了他。

「吃什麼蘋果嘛，咱們去喝兩杯。」漢斯說。

「也好。」希爾說：

「狄克，我信得過你。來，這是廚房的鑰匙，記得，酒桶上有個量酒杯，去裝個一大杯。」

好險，危機似乎解除了。狄克不在的時候，漢斯一直在希爾耳邊說話，我只能聽到一兩句，但其中一句，也是最完整的一句是：「再沒有一個肯入夥了。」顯然船上還有些忠心的人。

狄克回來之後，三個人輪流舉杯，互祝好運。希爾還用唱歌的腔調說：「拿定主意，決不動搖，財寶無數，酒足飯飽。」

就在這時候，一道光亮照進桶裡，害我又嚇了一跳，以為被發現了。還好，這只是月光，就在同時，船桅上的瞭望員喊道：

「陸地！」

共謀對策

一陣急促的腳步聲，水手們從船的各處跑了出來，往前甲板聚集過去。我趁亂溜出桶子，繞了個彎，才跑上船頭，站在黎佛希醫生的身旁。

在西南的方向，有兩座相隔約兩哩的小山；在其中一座小山後面，聳立著一座較高的山，看起來這三座山似乎都很陡峭。

船長下令將船調整了方向之後，大聲問道：

「你們有誰曾經到過這座島呀？」

「我上去過。」希爾說：

「我過去跑的一艘船，曾經在島上補充淡水。」

「我們是不是該停在南邊那個小島的後方？」船長又問。

「是的。」希爾說：

「大家都叫它骷髏島，過去一直是海盜的駐地。北邊那座小山叫前桅山；中間那座叫主桅山，不過大家都叫它『望遠鏡』；南邊那座則叫後

桅山。」

「我這兒有張航海圖，」船長說：「你看看對不對。」

那張海圖很新，並不是我們從畢爾箱子裡找到的那張，希爾也發現了這點，似乎有些失望，不過他不動聲色的看著海圖說：

的。」

「沒錯，就是這個島。船如果順著潮流往南，一定能順利停靠進去的。」

「謝謝你，」船長說：「往後還得請你多幫忙。」

希爾對島上的瞭解，以及態度的沉著，令人不由得感到害怕。我必須盡快把聽到的事告訴醫生，否則延誤了時機，後果就不堪設想了。於是我拉拉醫生的外套，輕聲說道：

「醫生，找個藉口叫船長和屈勞尼老爺都進船艙，我有一些可怕的消息要報告。」

醫生終究是個沉穩的人，他臉色只稍稍變了一下，便平靜的點點頭，轉身走向船長。過了一會兒，船長便發出口令，把水手集合到甲板上。



，說：

「屈勞尼先生為了對大家的辛勞表示感謝，特送酒祝賀大家健康和幸運，照海上的規矩，我們為發起這次祝酒的主人歡呼致敬。」

水手們隨即發出了一陣歡呼。

「我及屈先生和醫生要到下面船艙喝酒慶賀，你們就自己盡興。」
船長一面說，一面轉頭看看我：

「吉姆跟我們來。」

於是，我們四人來到下面船艙。艙門才關上，屈勞尼便迫不及待的

叫道：

「吉姆，到底是什麼事？」

我很簡短、很快的把希爾的話敘述了一遍。

「船長，對不起。」屈勞尼說：

「我承認自己是個笨蛋，今後我一切都聽你的命令行事。」

「你並不比我笨，」船長說：

「我也上了他們的當，竟然沒有察覺任何蛛絲馬跡，預做防備。」

「那現在該怎麼辦？」醫生問。

「我們得照樣前進，不能回頭，不然他們就會馬上暴動。」船長說

：「在找到寶藏之前，我們必須先掌握到底有多少忠心的伙伴可用，然後抓緊機會，趁他們沒有提防的時候，先下手為強。不知道屈勞尼先

生帶的家丁可靠嗎？」

「像我自己一樣可靠。」屈勞尼拍著胸脯說。

「家丁有三個，」船長邊算邊說：

「加上我們四個，一共是七個。是不是還有其他水手可靠？」

「很難，」屈勞尼說：「雖然有些人是我親自挑選的，但誰也沒把

握他們是不是可信。」

「我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，看樣子只有耐心等待機會啦！」船長說

「我們可能還得多靠吉姆幫忙，」醫生說：

「至少那夥人目前還不避諱他，說不定能得到更多有利的消息呢！」

雖然最近一連串的意外，的確是靠我保住了安全，但僅僅靠七個人去對付十九個人，還真令人不禁捏了一把冷汗。

海岸歷險

船在島的東岸偏南約半哩的地方停住不動了。

島上大部份覆蓋著灰色的樹林，一座座的山從樹木當中矗起，露出光禿禿的石頭尖頂。望遠鏡山比其他的山高出約三、四百呎，山勢非常特殊，幾乎四面都是懸崖峭壁，而峯頂卻像個平臺，彷彿老天準備在石頭擺尊雕像似的。

你可能會認為，大家在海上航行了那麼多天，一定都會搶著登岸吧？其實不是這樣。那個島看起來既灰暗，又淒涼，一點也不吸引人，

再加上巨浪拍岸，水沫飛濺，聲如雷鳴，使人聽了很不舒服。往後，每當我想起金銀島，心裡就感到一陣厭惡。

由於沒有起風的兆頭，所以只好放下小艇，配上划手，用纜索拖著大船，繞過海島的岬角，順著一條狹窄的水道，把它拖到骷髏島後面的小港裡下錨停泊。

水手們先前那股幹勁都消失了，在忙了一上午之後，每個人都大聲抱怨，不服管束，看起來就像大難即將臨頭，氣氛顯得非常詭異。

我們又在船艙裡舉行了一次會議。

「看樣子，我們只能靠一個人來控制情況了。」船長說道。

「那是誰呢？」屈勞尼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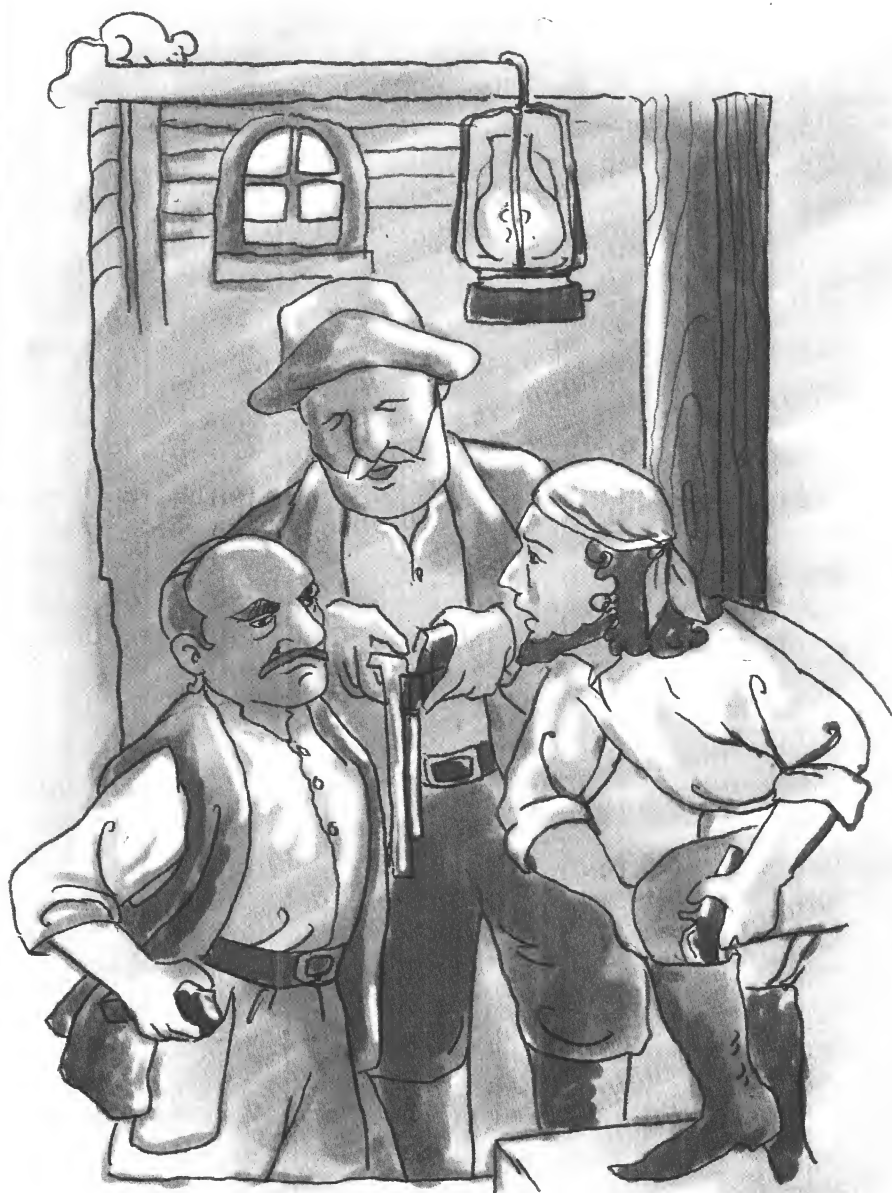
「希爾。」船長回答說：

「他也不希望情況有變，所以會努力勸他們不要鬧事。我想要水手們上岸去過一個下午，如果他們全都上岸，我們就在船上抵抗；如果全走，我們就守在倉裡。」

決定後，上了子彈的手槍，發給了包括亨特、喬依和雷德在內的所有可靠的人。隨後，船長到甲板上宣佈：

「上午大家都累了，心情也不大好，所以我決定讓大伙兒到岸上去活動活動，誰都可以去。太陽下山前半個小時，我會放一響信號槍，叫你們回來。」

水手們怒氣立刻消失了，他們發出歡呼，不但引起遠遠山上的回音



，也驚動了島上的鳥兒，發出一陣噪耳的叫聲。船長馬上走回艙房，把安排上岸的事留給了希爾。不久結伴上岸的人選定了，只有六個人不去，其他包括希爾在內的十三個人，開始登上小艇。

我本來應該留在船上，但不知怎麼，突然有個異想天開的念頭出現，便偷偷溜進了一條小船上，在希爾發現我之前，小船已經划離了大船。還好希爾在另外一條小船上，而我則趁著我坐的這條小船先到達岸邊的。機會，一溜煙就鑽過樹叢，往前直跑，直到跑不動為止。

我穿過一片沼澤地，來到一片起伏不平的沙地邊緣。在沙地外的遠方，有一座山，山上有兩個奇特而峻峭的山峯，在陽光中閃爍著。

我獨自在樹林中走動，體驗著第一次探險的樂趣。在我面前，除了

野生的禽獸之外，還有許多我從沒見過的植物。不久，我來到一個很長的叢林外，而叢林從一座沙丘頂上，延伸到另一片寬闊的蘆葦沼澤的邊緣。

突然間，蘆葦叢發出一陣騷動，一羣野鴨嘎的一聲飛了起來，在沼澤上空盤旋。我馬上猜到有人來了，果然，沒多久，有人說話的聲音逐漸接近。我躲在一棵常青橡樹的背後，靜靜的等著，對方愈走愈近，說話聲也愈聽愈清楚。

我聽出是兩個人在談話，其中一個是希爾。他們談得很誠懇，但又有些激動；希爾不斷的說著，但又不時被另外那個人的聲音打斷，所以我聽不出他們究竟在談什麼事。我試著靠近他們，才聽出他們的對話。

「湯姆，」希爾說：

「我很看重你，很擔心你的安危，所以才一再警告你，為的是救你的命。要是被那些瘋子知道了，你說，我怎麼辦？」

「希爾，」湯姆的聲音有點顫抖的說：

「你又不像那些水手一樣，一無所有，難道也被那夥壞蛋引上邪路了嗎？不！我不願意，我寧死也——」

突然間，他的話被一陣響聲打斷了。在那片沼澤裡，忽然發出了一個憤怒的呼聲，緊接著是一個響聲和一聲拉得很長的慘叫。沼澤裡的鳥全飛了起來，遮黑了天空，鳥鳴和拍翅的響聲，過了很久才逐漸寂靜下來。

湯姆似乎受到驚嚇，顯得有些惶恐，而希爾卻站在原處，若無其事的盯著他的伙伴。

「希爾，」湯姆說：「你說，那個人是誰？」

「我想大概是艾倫吧！」希爾很平靜的回答。

「艾倫！」湯姆喊道：

「他可是個好水手呀！你們……，好，如果你辦得到的話，把我也殺了吧！」

湯姆鼓起勇氣，轉身朝海灘走去。希爾終於露出了他兇惡的本性，他扶住樹幹，把拐杖舉起，將拐杖的尖頭直對著湯姆的背後拋過去，恰射中兩肩中間的背心上。希爾的手勁相當驚人，湯姆哼都沒哼一聲，

就倒下了。

而希爾並沒有就此罷手，他敏捷的撲到湯姆身上，連捅了兩刀，直到湯姆動也不動之後，才拄起拐杖，戴上帽子，把那把沾滿血的刀子擦乾淨。

我看著眼前的景象，只覺天旋地轉，肚子一陣翻騰，差一點就惡心吐了出來。等我好不容易平靜了一點兒，只見希爾從衣袋裡掏出一個哨子，忽高忽低的連吹了幾聲。我不懂這個信號的意思，但知道馬上會有更多的人過來，下一個被殺的人，恐怕就是我了。

於是我立刻開始脫逃。我盡量不發出聲音的在地下爬行，往樹林裡比較開闊的方向逃去，身後那些海盜們互相呼應的聲音，促使我逃得更

快、更急。

我離開了樹林後，便馬上拚命奔跑，也顧不得方向，只要能離開那些兇手愈遠愈好。這時的我已經陷入孤獨的困境，不是活活餓死，就是死在那些惡徒的手中。

我什麼主意也沒有，只顧著往前跑，一直跑到一座有兩個峯頂的小山腳附近，才停了下來。這兒是島上常青橡樹長得比較稀疏的地方，空氣也比下面的沼澤地來得新鮮。

這時，另一樁突發的事，又嚇了我一跳。

奇遇

這兒有一處山腰是陡峭的石壁，一些砂石突然空隆隆空隆隆的滾下來，我本能的朝那邊望去，只見一個人形的動物在一棵松樹後面飛快的跳動。那個怪物黑糊糊的，滿身長著粗毛，根本看不清是人或是猴子。

我嚇壞了，心想身後有人在追殺我，眼前又有怪物出沒，真的是進退維谷，一點生路也沒有。我考慮了一會兒，決定轉身往小船的方向走去，但沒走幾步，那怪物立刻又出現了，它繞了一個大彎，又趕到我的面前。

我太累了，根本沒力氣和它賽跑，只能眼睜睜的盯著它看，心裡不斷禱告著，希望它不會傷害我。而這次我也終於能把它看得更清楚點，這怪物跑起來像鹿一樣飛快，但卻是用兩隻腳，只是跑起來身子彎得幾乎著地，和我所見到過的任何人都不同。不過我可以肯定的是，那是個人。

我開始想到過去聽別人說過的吃人族，害我差一點大叫救命。但他畢竟是個人，相比之下，未必比希爾來得凶暴，於是我又站住，心裡盤算著該如何脫身。這時，我又想到自己身上帶著手槍，立刻勇氣大增，便決定走向那個怪人。

沒想到那個怪人並沒有躲著我，他見我向他走過去，便馬上從藏身

的樹後頭走出來。不過，他沒有直直向我走來，而是遲疑了好一會兒，然後忽然跪倒在地，伸出緊握在一起的雙手，向我求救。這突如其來的舉動，令我非常震驚，也有些慌張。

「你是誰？」我問道。

「貝恩。」他回答的聲音很粗，也很古怪。

我終於看出他是一個白人，要不是因為他全身上下曬得黑黑的，頭髮長得亂糟糟的，看起來，相貌應該長得還不錯。他的衣服非常破爛，是用舊水手服和舊帆布的碎片，以及一些銅釦和樹枝，亂七八糟連綴在一起的。他腰上繫著一條有銅釦的舊皮帶，也是唯一完整的一件東西。

「我是三年前被流放到這座島上的。」貝恩繼續說道：

「我靠著吃山羊、草莓和牡蠣之類的東西維生。要知道，我是多麼希望能吃到文明人的食物啊！」

「我告訴你事情經過吧！」貝恩一面撫摸著我的上衣，一面說道：

「都是賭博害了我，結果愈學愈壞，我母親早預料到會有這樣的下場。我現在已經想通了，我保證要改邪歸正，我……」他突然閉口不語，並向四周張望了一下，才壓低聲音說：

「你可知道，我是個富翁呢！這次算你走運，我要讓你成為一個最有出息的人！」

我心裡想，這傢伙八成是瘋了，才會有這種想法。我沒答話，卻見他臉色忽然一變，把我的手抓得緊緊的問道：

「老實說，那是不是佛林特的船？」

「不是，」我回答道：

「佛林特已經死了，不過有幾個他過去的同伴卻跟來了。」

「有沒有一個缺腿的傢伙？」貝恩很緊張的問。

「你說的是希爾嗎？」我問道。

「就是他。」貝恩使勁扭住我的手腕，說：

「你該不會是他派來的吧？小心我殺了你！」

聽他這麼一說，我反而放心了不少，於是便把這次航海的經過，和

目前所處的困境詳細說了一遍。他很有興趣的聽著我講，等我講完，他

拍拍我的肩膀說：

「好孩子，你可以信得過我貝恩。不過，在我幫了你們之後，你說的這位屈老爺，是不是會分我一筆錢財？要知道，那些財寶已經十拿九穩可以到手了哦！而且他是不是肯讓我搭船回去呢？」

「屈老爺可是個有身分又很慷慨的人，」我很肯定的回答貝恩說：

「只要找到寶藏，每個人一定都可以分得到。再說，我們如果真的

除掉希爾那幫人，就一定要靠你幫忙，把大船平安開回去呢！」

「啊！太好了！」貝恩的心情變得很愉快，他緊握我的手說：

「我跟你說，當佛林特埋那些財寶的時候，我就在他的船上。他帶著六名強壯的水手上岸，一去就去了，一個禮拜，而等到他回到海象號的時候，卻只剩下他自己一個人。我們誰也猜不透，他到底是怎麼把那六

個人幹掉的。」

「大副畢爾和舵手希爾，都很想知道財寶埋在哪兒，但佛林特只是說：『你們誰有興趣，儘管留下來找，至於海象號不可能等你們，它還得到別的地方，去找更多的財寶。』」

「三年前，我在另一艘船上，正好又經過這個島，於是建議大家上岸來尋寶。但找了十二天，一無所獲，大夥受不了，便留下一把槍，一枝鐵鋸，一把斧頭，把我獨自丟在島上到現在。吉姆，你看看，我現在還像個人嗎？」

貝恩大概太久沒和人說話，現在好不容易有人可以聽他的故事，便嘖嘖咕咕的說個不停。我不得不打斷他的話，因為目前我最擔心的是，

該如何回到大船上去。

「我親手做了一條小船，」貝恩說：

「拴在那座白山岩底下，等天一黑，我們就去試試。」

離太陽下山還有一兩個鐘頭，我也沒任何辦法可想，正打算休息一下，突然聽到一聲炮響，全島轟隆轟隆的響起一陣回聲。

「他們開火了！」我喊道：「快過去看看。」

於是我顧不顧危險的往小艇的方向跑去，而貝恩也跟在我身邊，蠻不在乎的小跑著。

「左邊，左邊，」他邊跑邊說：

「吉姆老弟，往左邊走！……那就是我殺了一頭山羊的地方，現在

牠們已經跑到山裡去了，……你看到那些墳堆沒？有時候，當我想到該是禮拜天了，就到這兒來禱告……。」

貝恩不斷敘述著他在島上的種種事情，既不期望我會回他話，也確實聽不到我的回答。

炮聲過後，停了一陣，又傳來一些槍聲。又停了一會兒，在我們前方的樹林上空，飄起了一面英國國旗。

放棄大船

事，事後，醫生是這麼跟我敘述的：

在我跟著小艇溜上金銀島的那段時間裡，潘紐拉號上也發生了許多

○

當我們聽說吉姆和海盜們一起上岸去了，就很擔心他的安危。我們跑上甲板查看，只見六個留在大船上的壞蛋，圍坐在船帆底下發牢騷；那兩條小艇拴在岸邊，艇上也各坐著一個人，其中一個人不停吹著口哨

等待是最令人感到焦急和不安的，於是我決定帶亨特乘單座小艇到岸上探探消息。我們從左側一直往裡面划，朝地圖上畫著木寨的方向划去。留守在小艇上的兩個傢伙看見我們，顯得有點慌張，但並沒採取任何行動。

岸邊有一個突出點，我們把小艇停在左邊，讓那突出點隔開另外那兩條小艇。我摸摸腰間插著的兩把手槍，壯著膽子，跳下小艇，跑了不到一百碼，就來到木寨前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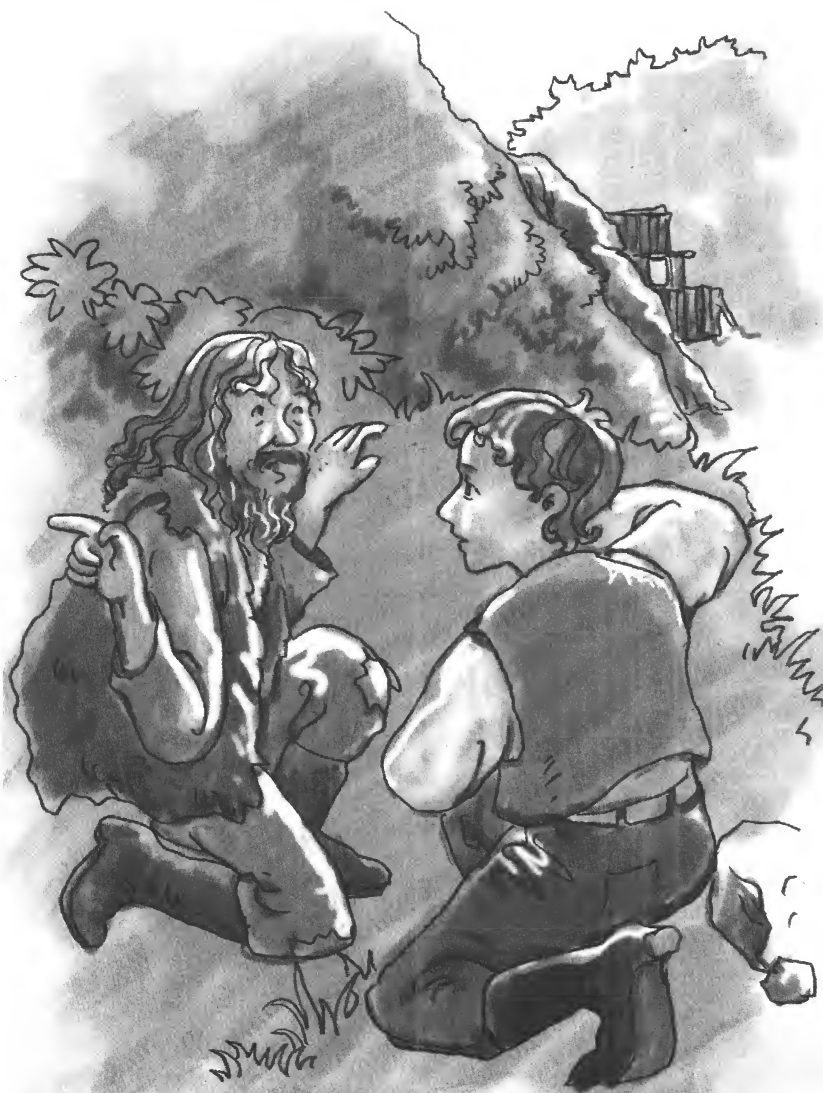
木寨是圍著一股山泉建築而成，沒有出入口，四面都有槍眼，四周還開出一片寬闊的空地，人要是躲在裡面，只要防守嚴密，食物充足，絕對能抵抗一個團的軍隊。

我正在仔細觀察木寨的時候，遠處的樹林裡忽然傳出一個人臨死時的慘叫聲。我對死亡並不陌生，也曾經在戰場上受過傷，但現在唯一害怕的是，吉姆是不是也完蛋了！

「我們不能再猶豫了。」我打定主意，立刻衝回小艇，飛快的划回大船。

我把我的計劃告訴船長，並和他詳細推演了這個計畫的進行方法。我們吩咐雷德帶著四枝步槍，在船艙和前甲板之間的瞭望臺上防守；而亨特則把小艇划到船尾的窗下，我和喬依將一些火藥罐、步槍、食物、酒，和我那只寶貴的藥箱，統統裝到小艇上面。

在這同時，甲板上由船長和屈勞尼鎮守。船長很輕易的將那六個留



守的傢伙，控制在前艙下方，既不敢出聲，更不敢向岸上的海盜們發出信號。

當我們把小艇裝滿，第二次到島上去的時候，在岸邊警戒的一個賊幫，急忙跑上岸通風報信去了。我本想趁機去毀掉他們的小艇，但怕希爾就在附近，反而偷雞不著蝕把米，把自己僅有的本錢全丟了。

不久，我們在原來的地方登陸，迅速的把艇上的物品丟進木寨，連一口氣也不敢歇一會兒。東西搬完後，由亨特和喬依留守，我則再把小艇划回大船。這次由屈勞尼幫忙，裝了豬肉、火藥、短刀和餅乾，至於剩下搬不走的彈藥，則全部扔進四、五公尺深的海裡。

所有物品處理完畢，我們把小艇划到船尾，讓萊特船長和雷德上船。

○當我們正準備划離大船時，前艙忽然傳出一陣打鬥聲，不久，一名水手衝上甲板，飛躍進海裡，迅速游向小艇。

「船長，救救我！」那名水手臉上帶著一道刀傷，在水裡哀求道：

「我是被逼的，我真的不願意和他們在一起！」

「好吧，」船長交代雷德說：

「把葛雷拉上來！」

拉起了葛雷，我們連忙划離大船，希望能盡快到達木寨。這趟航程的狀況有些危險，首先是運載量過重，船尾的上緣幾近水面，划不到一百碼，大家的褲子和上衣後襠，就被滲進來的海水給弄溼了。

再來，這時正好是退潮，我們被急流衝離了原來的航道，如果不拚

命^メ划^カ槳^カ和^ハ控制^コ方^{ホウ}向^{キョウ}，恐^{コソ}怕^パ就^ス會^ヘ在^ニ那^ノ兩^{リウ}條^{テウ}小^{コウ}艇^{テイ}的^ノ附^{ツキ}近^{キン}靠^{カウ}岸^{アン}，而^{シテ}海^{カイ}盜^{トウ}們^ン隨^ス時^ジ會^ヘ出^デ現^{ゲン}在^ニ那^ノ兒^ニ。

我^ワ們^ン共^{キョウ}同^{ドウ}努^{リク}力^{リキ}了^シ很^ヘ久^{キウ}，好^ヘ不^ズ容^{ユウ}易^イ擺^ハ脫^{ダツ}了^シ潮^{シウ}水^{スイ}的^ノ衝^{チウ}擊^{キキ}，但^{シテ}隨^ス後^ゴ，船^{セン}長^{チヤウ}發^{ハツ}現^{ゲン}了^シ新^{シン}的^ノ危^キ機^キ——那^ノ尊^{ズン}遺^イ忘^{ワウ}在^ニ大^{ダイ}船^{セン}的^ノ九^ク吋^{トウ}銅^{トウ}炮^{パウ}。我^ワ們^ン看^{カン}見^{ケン}那^ノ五^ウ個^コ壞^{ハク}蛋^{タン}正^{テイ}在^ニ炮^{パウ}身^{シン}旁^{ボウ}邊^{ベン}忙^{マウ}忙^{マウ}個^コ不^ズ停^{テイ}，而^{シテ}我^ワ們^ン同^{ドウ}時^ジ又^{マタ}想^{キョウ}到^{ダウ}，那^ノ些^{シエ}圓^{ユン}形^{ヘイ}炮^{パウ}彈^{タン}和^ハ火^ホ藥^{ヤク}，都^{モト}在^ニ匆^{ソウ}忙^{マウ}中^{チュウ}忘^{ワウ}了^シ處^チ理^リ，壞^{ハク}蛋^{タン}們^ン很^ヘ輕^{キョウ}易^イ就^ス可^{ケル}以^ニ弄^{ソウ}到^{ダウ}手^{シュ}。

「漢^{マン}斯^ム當^{カウ}過^コ佛^{フツ}林^{リン}特^ト的^ノ炮^{パウ}手^{シュ}。」葛^{カク}雷^{レイ}粗^ソ聲^{セウ}粗^ソ氣^キ的^ノ說^{セツ}。

「我^ワ們^ン必^{ヒツ}須^{シュ}把^ヲ他^カ幹^{カン}掉^{テウ}。」船^{セン}長^{チヤウ}問^{モン}道^{ダウ}：

「屈^{クツ}勞^{ラウ}尼^ニ先^{セン}生^{シヤウ}，你^ニ做^{サス}得^{ケル}到^{ダウ}嗎^マ？」

「我^ワ試^シ試^シ。」屈^{クツ}勞^{ラウ}尼^ニ很^ヘ冷^{レイ}靜^{ジヤウ}的^ノ回^{クワイ}答^ダ。

划船的動作停了下來，大家都把身體歪向另一邊，讓船身保持平穩。屈勞尼舉起槍，瞄準後射了一槍，可惜漢斯正好彎下腰去，槍彈將他身後的一個人擊倒了。

槍聲引起大船上一陣叫喊，而島上也傳來許多人的呼應聲。那幫海盜已經從樹林中跑出來，紛紛跳上小艇，準備追趕我們。

「趕快划！」船長叫道：

「咱們要是上不了岸，那就全都完蛋了。」

「只有一條船追上來，」我回頭看了一眼說：「另外一些人大概打

算從陸地上繞過來。」

「他們還得拚命跑一陣才追得上，」船長說：

「我們現在要擔心的是船上的炮火。屈勞尼先生，你注意那門炮，只要導火線一動，就立刻叫一聲，我們立刻停槳。」

這時候，我們的小艇前進得相當快，離岸已經不遠了。

「小心！」屈勞尼大叫了一聲。

「停船！」船長的回應相當快。

小艇立刻停了下來，但船尾卻整個沉到水裡。炮聲響起，炮彈從我們的頭頂上飛了過去，雖然沒擊中小艇，但卻帶來沉船的災難。

大家都保住了性命，安全的游水上岸，可是除了兩枝槍外，其他全都沉到水裡去了。

危險還沒有結束，岸邊的樹林裡，已傳來吵雜的人聲，而且離我們

愈來愈近。當我們跑到木寨南邊的柵欄外時，由水手長安德生領頭的七名海盜，大叫大嚷的出現了。

我和屈勞尼回身向他們射擊，同時木寨裡的亨特和喬依也開了兩槍，擊中一名海盜，而其他海盜則轉身就跑，躲進了身後的樹林裡。

我們正準備翻過柵欄，矮樹林裡突然射出一槍，子彈「咻」的一聲，從我耳邊穿過，擊中了雷德。我和屈勞尼立刻還擊，把那些海盜們打散，才迅速抬著受傷的雷德，翻進柵欄，躲進木屋裡去。

屈勞尼跪在雷德身旁，吻著他這忠實僕人的手，像個孩子似的哭了起來。雷德還是像他平常那樣，默默無言的閉上了雙眼。

船長從身上掏出一面英國國旗，肅穆的覆蓋在雷德的遺體上。

「你不要傷心了，」船長握著屈勞尼的手，說道：「他為了船長和主人盡忠，是無上的光榮。」

等大家的心情都平靜了一些後，船長又從身上掏出一面國旗、一本聖經、一捲粗繩子，還有鋼筆、墨水、航海日誌和幾磅煙草。

船長在圍欄裡看到一棵去掉枝葉的長松樹幹，便叫亨特幫忙，在木屋拐角處豎立起來，然後爬到屋頂上，親手把國旗升起來。看著迎風飄揚的國旗，大夥的信心無形之中增加了不少。

船長回到屋內，便著手清點我們從大船上搬來的物品，不久，他問

我：

「醫生，你們出海前是否安排了接應的船？」

「有是有，」我回答：「但是要等到八月底還沒回去，他們才會派船來找我們。」

「如果真是這樣，那我們可就麻煩嘍！」船長說。

「你擔心的狀況是……」我問道。

「我們的火藥和槍彈，足夠應付外面那幫傢伙。」船長憂慮的說：

「但食物太少了，尤其在失掉那一船東西之後。」

「就在這時候，一顆炮彈發出一聲尖嘯，從木屋頂上飛過，落在離我

們很遠的樹林裡。

「不用怕，」船長安慰大家說：「他們沒有多少炮彈，打不了多久

的。」

又有一發炮彈射來，這次瞄得比較準，落在木寨的柵欄裡，掀起一股沙土，但沒有任何破壞力。

「船長，」屈勞尼說：

「在這個角度，大船根本看不到木屋，我認為他們一定是以國旗為標點來射擊，我們是不是該把旗子收下來比較安全？」

「那怎麼可以！」船長喊道：「我絕不同意把國旗降下來。」的確，掛上國旗是表示我們的勇氣和信心，不但能顯示海員的精神，也是一種策略，可以讓敵人知道，我們根本不怕他們的炮擊。

那天夜裡，海盜們不斷發炮，但只有一顆炮彈穿透木屋頂，然後鑽進地板裡，並沒對我造成傷害。

「我看該派人出去探探虛實，」船長說：

「前面樹林裡的敵人大概都撤走了，而潮水也退了，要是能把小艇上的食物搬回來，那是再好也不過的。」

於是葛雷和亨特自告奮勇的要去看看，他們配好武器，從木寨裡溜出去。不久，他們很失望的回來。原來那些海盜比我們想像還要大膽，他們不但把我們小艇上的東西全搬走了，而且也從自己的一個秘密火藥庫中，取出了步槍，分給每個人一枝。

船長坐下來，開始記錄他的航海日誌，而我則為我們自己，以及目前下落不明的吉姆擔心。

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木寨外圍傳來一陣呼喊聲。

見到吉姆平安無事的翻過柵欄，爬進木寨裡來。

「那不是吉姆的聲音嗎？」我喊道，立刻起身跑到門口去看，果然

「有人在外頭叫我們呢！」負責守衛的亨特說道。
「醫生！屈老爺！」柵欄外的人叫道：「船長！你們都在裡面嗎？」

回到木寨

故事再回到我和貝恩這裡。

貝恩跟著我，一路跑到木寨邊的樹林裡，他抓住我的胳膊，不讓我繼續往前走。

「好了，」貝恩說：「那邊的人就是你的朋友了。」

「不見得，」我說：「或許是那羣叛亂分子。」

「不會，」貝恩很肯定的說：

「要是希爾在裡面，他才不會掛什麼英國國旗，一定是用海盜的黑

旗。而且照我的估計，你的朋友已經打了一場勝仗，全部住進了木寨。

「最好是如此，」我說：「我得快點和他們會合，免得他們擔心。」

「不，不，」貝恩攔住我說：

「別急著走，我貝恩交代你的話該沒有忘記吧？你非得見到你的主人，向他得到更大的保證才行。」

他露出一股機靈的神情，擰了我一下，說：

「你就說：『他自有他的理由。』啊！記得，來找我的時候，一定要帶點文明人的食物，嗯，像奶酪呀——那抹在麵包上烤過的味道多香

呀！唉，唉，你知道上哪兒找貝恩，就是你今天見到他的地方。」

「我聽懂了，」我說：

「你想親自見到大老爺或醫生，就在我見到你的地方和你碰面，對吧？」

「該什麼時候呢？」貝恩自問自答道：「從中午到天黑前吧！」他不等我答話，接著又說：

「喂，吉姆，你不會出賣貝恩吧？要是希爾抓到你，不管受到多大的壓力，也不能昧著良心害我——」

一聲巨響打斷了貝恩的話，一顆炮彈穿過樹林，栽進離我倆不到幾十碼前的沙地裡。我們兩個受了驚嚇，立刻朝相反的方向，各自逃開了。

○

連續的炮聲幾乎維持了一個小時，炮彈在樹林中劈哩啪啦的穿進穿出。我很想趕快跑進木寨，但那兒的落彈量最高，害我只好在樹林裡躲來躲去，像是被那些可怕的炮彈追趕著似的。直到炮擊減少之後，我往東邊繞了個大彎，沿著岸邊的樹林，輕巧而緩慢的移動。

這時太陽剛剛落山，退去的海潮，將停船的小彎裡，露出了一大片沙灘。海上的微風吹過樹林，發出窸窣窸窣的聲音，一股寒意侵襲著我。

○

大船還停在原處，船頂則飄揚著海盜的黑旗。當我正在往船上看的時候，一道紅光閃起，緊接著一聲炮響，一顆圓彈尖叫著飛過空中，落

向木寨那個方向。

我趴著觀察了好一會兒，不知道是因為天色已經暗了，還是炮彈射完了，從剛才那一擊之後，船上不再有發射的動作。於是我又開始移動，在木寨附近的海灘上，看見有人在砍毀一條單座小艇；而河口附近的樹林中，則燒著一堆柴火，一條小艇不斷在大船間來回划動。從那些海盜們的叫喊聲中，可以聽出來他們已經喝了不少酒。

我張望了一下進木寨的路徑，無意間發現在河口沙洲更遠的地方，有一座孤立的岩石，矗立在灌木叢中。這座岩石相當高，顏色特別白，一定就是貝恩說過的白岩石，希望他的小船真的在那兒。

在樹林裡繞了一些路，我終於來到木寨前，和那一夥忠實可靠的親

人們見面了。我一面講述我的經歷，一面向四周張望這座只剩屋架，其他則毀得幾乎一無所有的木屋。

晚上的冷風不斷從木屋的每一條縫隙裡灌進來，也帶進不少細沙，噴灑在我們的身上。而屋頂的小煙窗口，也只能排出一小部份的煙，其餘則四處飄散，使我們不斷咳嗽，眼淚直淌。

船長把我們分成兩個放哨的小組，醫生、葛雷和我是一組；另一組則是屈勞尼、亨特和喬依。雖然大家都很疲倦，但沒有一個人能休息；兩個人去找乾柴，醫生擔任廚師，我在門口站崗，另一個人替雷德挖墳；船長則四處巡視，為我們打氣，也順手幫幫忙。

由於屋內排煙不好，醫生不時出來透透氣，順便和我談個兩句。有

一次，他望著我問道：

「這個貝恩是個好人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我說：「我只覺得他神經不正常。」

「我倒覺得他很清醒。」醫生說：

「吉姆，你想想看，一個人孤獨的在荒島上生活了三年，絕不可能

太正常的。對了，你說他想吃奶酪嗎？」

「是的，」我說：「最好是抹在麵包上，烤得香香的。」

「可惜我們現在不在大船上，沒辦法做到。」醫生想了想說：

「你一定看過我有一個鼻煙盒，但你一定沒看過我吸鼻煙。其實那

煙盒裡裝著一塊上等的乾酪，我看就把它送給貝恩好了。」

晚餐後，三個大頭目又湊在一起共商大計。這時，海盜們雖然離我們有半哩遠，但他們大叫大嚷和唱歌的聲音，卻不斷傳來，令人有些厭惡，又有些擔心。

我累極了，不久，就像塊木頭似的睡著了。直到第二天早上，才被一陣喧鬧聲驚醒。

「他舉著白旗呢！」我聽見有人說，接著又聽到另一個人叫道：

「希爾親自來了！」

我猛跳起來，揉揉眼睛，跑到牆邊，從一個槍眼往外看去。

肉搏戰

木寨外面有兩個人，一個搖著一塊白布，另外那個就是希爾。船長站在門廊裡，很小心提防有人暗算，然後轉過臉來對我們說：

「醫生守北邊、吉姆守東邊、葛雷守西邊、其他人守在後面並負責裝填子彈，小心點兒，打起精神來！」說完，他又轉向前，大聲問道：

「你們想幹什麼？」

「我們願意投降，」希爾回答道：「只要先講好條件，不發生爭吵

就行。」

「我並不想和你談，」船長說：「但是你真想談的話，你就進木寨裡來，不過，別想玩什麼花樣！」

那兩個人在外頭商量了一下，只見希爾拍了拍另一個人的肩膀，似乎要對方放心，然後便獨自朝木寨走來，熟練的跨過木柵，來到船長的面前。

「嗨！」希爾又展露出他一向擅長的交際手腕，說：「大家都看起來挺不錯的嘛！啊，吉姆，你什麼時候和他們會合的？哦，醫生，您好嗎？嘿，屈……」

「伙計，」船長打斷他的話說：「你有話直說。」

「是，是。」希爾說：「我承認你們昨晚幹得挺漂亮的，但是，我



保證不會再發生第二次，我們會少喝點酒並加倍小心。至於被打傷的那個人，他並沒有死，真的。」

「昨天晚上？」船長聽了莫名其妙，因為昨天晚上，木寨裡並沒有任何攻擊行動。不過我立刻想起了一個人，那就是貝恩，八成是他動的手腳。

「哼，」希爾口氣強硬的說：「言歸正傳。你把藏寶圖給我，並不再槍打那些可憐的水手，也不要趁他們睡著之後，割掉他們的腦袋，那我就給你們兩條路選擇。一是在財寶上船之後，我們一道上船，我保證讓你們在一個安全的地方上岸；一是你們可留在這兒，我再分配些糧食給你們，等我們在海上碰到第一艘船，就打個招呼，叫他們來接你們。」

「說完了嗎？」船長很不屑的問道。

「是的，」希爾回答道：「你可以拒絕我，不過不要後悔，槍彈可是不留情的！」

「換我警告你，」船長很嚴肅的說道：「你們要嘛就乖乖束手就縛，回英國接受審判，否則就等著見閻王。你們既找不到寶藏，也不可能開動大船，更沒有和我們作戰的能力。我發誓，下次再見到你，一定要給你一槍，快滾，立刻從我眼前消失，愈快愈好！」

希爾碰了一鼻子灰，氣得兩眼都鼓了出來，面孔看起來非常嚇人。等著瞧吧！」他邊轉身離開，邊罵道：「再給你們一個鐘頭的時間考

慮，之後，我保證搗毀這座破爛房子，讓你們全都去向閻王報到。」

希爾氣呼呼的走遠了，船長這才發現，除了葛雷以外，沒有一個人

還守在崗位上。「看看你們，」船長氣極罵道：「一點警覺心也沒有，

真是太令我失望了！要是他們利用這個機會偷襲我們，那不全完了嗎？

—

大家漲紅了臉，慌忙跑回自己的崗位，大氣也不敢哼一聲。船長一聲不響的看了一會兒，隨即說道：

「我故意惹希爾生氣，所以不出一個鐘頭，他們一定會開始攻擊我

們。雖然他們人數比較多，但我們有掩蔽，只要大家小心，一定能打敗

他們。」

船長在屋內屋外巡視了好幾遍，然後交代道：「醫生，你把守門口，從門廊裡射擊，千萬別暴露自己；亨特，你守東邊；喬依守西邊；靠北的柵欄最長，也最危險，由屈勞尼先生和葛雷把守；吉姆和我對開槍都不在行，就在旁邊裝子彈，出點力。」

一切就緒，我們懷著極度熱烈和急切的心情，守在崗位上，注意眼前的任何風吹草動。一個鐘頭過去了，船長再交代了一句：「只要看到有人出現，就立刻開槍。」

又過了幾分鐘，喬依打響了第一槍，他的槍聲還沒有落，柵欄四週就接連響起了一陣槍聲。有幾顆子彈打中了木屋，但一顆也沒有打進來。

「喬依，你打中敵人了嗎？」船長問道。

「沒有。」喬依回答道。

「那你們注意到他們射了幾發子彈嗎？」船長又問道。

「我這裡有三道閃光。」醫生先回答道。

「我這邊有七、八槍。」屈勞尼回答道。

亨特和喬依都說只有一槍。和船長估計的一樣，北面是他們攻擊的

主力，至於其他三面，只是用來擾亂我們。但船長並沒有因此改變佈署

，他不希望有任何一邊被敵人攻破，使大家像籠子裡的老鼠一樣，任人

宰割。

不過，我們也沒時間來考慮，因為一陣吶喊聲響起，一小羣海盜從

北邊的樹林裡衝了出來，而樹林裡也開火了，一顆子彈射進門廊，將醫生生的槍給打壞了。

入侵的賊幫像猴子似的翻過木柵，屈勞尼和葛雷接連開槍，打倒了三個人，不過有四個人衝進了我們的防線。我們又放了幾槍，可能是因為太緊張，一槍也沒打中。片刻之間，那四個海盜就衝上了土丘，撲向我們。

剛剛還有木屋做掩護的我們，處境完全逆轉。亨特的步槍被奪走，人被擊昏在地；醫生也遭到追擊；喬依的腦袋則被打穿，當場慘死。

「到屋子外面去！」在硝煙瀰漫中，船長大叫：「到外面和他們拼短刀！」

我從柴堆上取下一把短刀，衝出門去，在明亮的陽光下，看到醫生把那個襲擊他的海盜打下土丘，並在他臉上劃了一道很深的傷口。

「繞著房子跑！繞著房子跑！」船長又大聲喊道；雖然情況很混亂，但我聽得出他的聲調變了。

我立刻向東轉去，才繞過屋角，就撞見了水手長安德生。他舉起腰刀向我砍來，我根本沒工夫感到恐懼，只是本能的往旁邊一閃，就一直滾下了沙丘。

等我站起身來，回頭一看，只見葛雷阻擋住安德生對我的攻擊，並迅速的把對方砍倒；接下來，醫生又摺倒了一個。爬過木柵的四個匪徒，轉眼之間，只剩下一個落荒而逃。

「開槍！」醫生大喊：「快開槍！」

但是沒有任何人開槍，眼睜睜的看著那個敵人鑽進樹林裡不見了。

屋裡的硝煙逐漸散去，我們一眼就看出，為了取得這次勝利，付出了不

少代價。喬依當場陣亡；亨特昏迷不醒；船長傷得不輕，不過並沒有生

命危險，照醫生的說法，他大概幾個星期內不能動，連說話也不行。

至於敵人的損失，在柵欄外被打倒的三人當中，只留下兩具屍體，

其中一個大概只是受了傷，或根本只是被嚇到，然後趁混亂溜走了。而

衝進木柵內的四個人，死了三個逃了一個，所以一共折損五人。

「還不錯，」船長說：「現在雙方成為四對九，比剛開始的時候好

一些。」

海上歷險

叛亂分子沒有再來侵擾我們。照船長的看法，他們嚐夠了甜頭，所以一時太平無事，我們也可以放心療傷和做飯。

吃過午飯，屈勞尼、醫生和船長又聚在一起商議了好一陣子。之後，只見醫生戴起帽子，腰上插了兩把手槍和一把腰刀，將海圖塞進口袋，肩上再扛一把步槍，從北邊的柵欄跨出去，迅速走進樹林。

「天哪！」葛雷叫道：「醫生難道瘋了嗎？」

「別緊張，」我說：「如果我猜得沒錯，他一定是去找貝恩。」

醫生是不是去找貝恩，目前是不待而知，不過，在被太陽曬得又熱又悶的屋內，我倒是非常羨慕醫生，能在陰涼的樹林裡走著。我想著想著，又有一個膽大冒失的念頭產生，那就是溜出木寨，再來一次探險行動。

我偷偷靠近食物袋，將兩個衣袋裡都裝滿了餅乾；然後又拿了兩把手槍，加上原有的一把，自信已經武裝完成。於是我溜出木寨，鑽進了最密的樹叢中。

我一直朝海島的東岸走去，不久就來到背風岸，也就是「潘紐拉」停船的海灣。我瞧見大船旁邊停著一條小艇，希爾就坐在小艇的尾端，和大船上的兩個海盜在談笑。

由於天色逐漸轉暗，濃霧集結得也很快，我無法多觀察，便急忙往我這次探險的目的地——那座白巖——移動。我花了不少時間，從灌木叢中爬過，好不容易才來到白巖邊，並於天黑之前，在一排排密集的矮樹叢下，發現一頂羊皮帳篷，而帳篷蓋著的，就是貝恩做的小船。

這是一條做得非常粗糙的船，連我都嫌它太小，更何況是個大人。不過這條用柳條編成的船非常輕巧，便於攜帶。這時，我又大發奇想，或許可以利用這條船，在夜色的掩護下，去割斷「潘紐拉」的纜索，讓那些叛亂分子隨波逐流。

我留意到希爾那條小艇已經離開大船，心想做這件驚天動地的大事，應該不會冒多大的危險。於是我飽餐了一頓餅乾，等天完全黑下來，

便扛カ起小船コボート，涉過一條淺水沙灘，將船順利放在水面上。

這條小船對我來說大小適中，而且浮力大，行動靈巧，但駕馭起來卻很不簡單，如果不靠潮水的力量，是根本無法靠近想去的目標。還好我運氣不錯，在費了好大的勁之後，總算碰上一股往大船的潮水，逐漸向它靠攏。

小船愈往前走，退潮帶動的速度愈快，很快的，我到了大船的錨索旁邊。錨索繃得很緊，我雖然抓住了它，但卻不能馬上動手去割斷它，因為兩根繃得很緊的錨索突然斷掉，會像一匹被踢的馬一樣危險。

我靜靜的等了好一陣子，終於有一股風衝著大船颳來，把它推動，也使得錨索放鬆了一些，於是我立刻動手割斷錨索。只見大船在潮水中

緩緩旋轉，首尾改變了方向。

當我不斷試著擺脫大船時，雙手碰到一根從船尾垂下來的小繩子，我本能的抓住它，並決定拉著繩子靠近大船，從船艙的窗子看一看裡頭的動靜。

在還沒有構著窗台前，我一直想，為什麼那守船的人沒有任何警覺。但等看了一眼就明白了，我看到漢斯和另一個伙伴正扭打成一團，雙方都用一隻手掐住對方的喉嚨。

我無法繼續看下去，因為小艇突然傾斜了一下，我不得不鬆開緊抓著的繩子。同時，四周細浪滔滔，潮水轉了個直角的彎，捲著大船和我的小艇往前衝，通過狹窄的水道，向大海急駛而去。

我聽到大船上有叫喊聲，知道那兩個醉鬼已經發覺到大禍臨頭了。

不過，我也好不到哪兒去。我在小船上直挺挺的躺著，把生命交給了老爺，海浪不斷衝擊著小船，直到我疲累得進入了夢鄉。

扯下海盜旗

我醒來時候，天已經亮了，小船在金銀島的西南角漂流，離海岸不到四分之一哩。我本想游回陸地，但很快就打消了這個念頭。因為這一帶海岸是由四、五十呎高的懸崖構成，周圍有墜落下來的大堆石塊，不但海浪洶湧咆哮，而且還有許多體型巨大的海獅在礁石上活動，令我寧願在海上挨餓，也不願冒險登岸。

我記得希爾曾說金銀島的西岸有一股向北的水流，而小船目前似乎也已經受到它的影響，照估計，應該可以在山林海角的地點登陸。於是

我壯大膽子，坐起來試試划槳的本領。

但是小船實在太輕巧了，我稍微動一下身體，就使得船身起了強烈的變化，並激起一股浪花，把我澆得濕透。我連忙恢復原來的位置，任小船在大浪中輕飄飄的前進。

我又開始感到害怕，因為照這個速度漂流，恐怕一點登岸的機會也沒有。我渴得要命，頭上烈日當空，海水打在身上，要不了多久就曬乾了，而鹽分使我的嘴唇乾裂，喉嚨發熱，頭腦發脹。

我昏昏沉沉的漂流著，眼看山林海角的樹林在面前，卻又硬生生的被潮水衝向更廣闊的海上。正當我漸漸覺得熬不住的時候，忽然發現「潘紐拉」號，在不到半哩遠的地方，揚帆前進。

剛看到它，還以為正在開回停泊的地方，但仔細一瞧，卻發現它不斷在那兒前後左右、東西南北地亂衝亂撞。最後，它終於降下帆布，一動也不動了。

潮水把小船和大船以同樣的速度往南沖，如果我敢坐起來划槳，一定趕上大船。於是我下定決心，使盡力氣，非常小心的划著小船往前行。我逐漸拿捏出駕馭小船的竅門，終於順利趕上了大船。

但就在我離大船不到百碼的時候，一陣風颳起左帆，讓大船一個轉身，直直向我衝過來。我嚇了一跳，根本來不及多想，只見大船船頭的斜桅已經衝到我的頭頂上，便猛然站直身子一跳，一隻手抓住三角帆的帆杆，一隻腳踏在支索和轉帆索之間，然後聽到一個低沉的撞擊聲，大

船已經撞中了小船，我被扔在「潘紐拉」號上，沒有退路了。

我在斜桅上還沒穩住腳，又一陣風將三角帆擺動了一下，差一點把我拋下海，於是我連忙扶著斜桅往船身上退，一個倒栽蔥，終於倒在甲板上了。

由於大船沒有人掌舵，所以非常不穩。我好不容易站起身，看到那兩個守船的人，一個像根木棍似的仰臥著，雙臂向兩邊伸直，應該是已經死了；而另外一個就是漢斯，他的身子支撐在舷牆上，下巴抵住胸膛，臉色有些蒼白。這兩個人的周圍有許多血跡，我想一定是互相廝殺了一場。

我試著走近漢斯，發現他並沒有死，而他似乎也察覺有人靠近他，

發出一陣低沉的呻吟，有氣無力的睜開雙眼。他沒有露出驚訝的神色，只是掙扎著說了一聲：「白蘭地。」

我沒理會他，只四處瞧了一遍，看到那面掛在桅杆上的黑旗，便走過去，將旗子降下來，扔進海裡。

「吉姆，」漢斯說道：「我想你一定打算把船開回岸邊，我們不是可以打個商量？」

「好吧，」我說：「你有什麼打算？」

「你先給我一些吃的和喝的，」漢斯說：「再幫我包紮傷口，然後我再教你如何開船，怎麼樣？」

「可以，」我說：「不過你一切都要聽我的，我要把船開進北灣，

在那兒安安靜靜的靠岸。

漢斯立刻就答應了，在這種情況下，他也沒有拒絕的條件。我轉身到後艙，好不容易才在一堆喝光的酒瓶中，找到一隻還剩少許白蘭地酒的瓶子。另外，我又找到一些餅乾、醃蔬菜和葡萄乾。

我回到甲板，把酒和一半的食物交給漢斯，然後自己退到離他有一段安全距離的角落裡坐下，開始吃起來。漢斯吃過東西之後，精神好了不少，等包紮好傷口，人已經可以坐直身子，說話的聲音也響亮多了。

「潘紐拉」終於又平穩開航了，在海風的幫忙下，順利繞到北灣的海口。不過，由於潮水不對，無法把船衝上沙灘，只能待在灣內等時間

我和漢斯邊吃邊聊了一陣子，漢斯突然表示白蘭地酒太烈，腦子受不了，想改喝葡萄酒。這倒是奇怪的想法，讓我警覺到，他似乎又在動什麼歪腦筋。而我卻也不動聲色的答應他，但在進入後艙後，立刻脫掉鞋子，光著腳丫溜上甲板，想看看他到底想搞什麼鬼。

果然，我見到他迅速爬到左舷排水孔那兒，從一捆繩子裡取出一把短劍，然後藏在胸前，再爬回原位坐下。

我心裡一面盤算著該如何應付漢斯，一面迅速溜回後艙，穿上鞋子，順手抓起一瓶葡萄酒，又回到甲板上來。

漢斯喝了一些酒，又抽了一卷煙，然後似乎很滿意的說道：「好，現在潮水已經漲足了，咱們把船開上岸去！」

這時，船雖然離岸不遠，但登岸口又窄又淺，而且又東彎西拐，所以必須駕駛得非常靈巧及小心，才能開得進去。而漢斯真的是個出色的舵手，他明快的發出命令，我則服從他的指揮，緊張的緊握舵把，時左時右，東躲西閃的往裡開。轉眼之間，船已經穿過危險，駛進岸邊。

「喂，吉姆，搶風！」漢斯突然喊道。

我使勁按住舵把，「潘紐拉」號方向一轉，船頭直直對著岸邊低地駛去。我一心等著船靠岸，根本忘了自己所面臨的危險，只顧著伸長脖子，朝右舷的船邊往外望。

突然，我心頭感到一陣不安，迅速掉轉頭來，只見漢斯右手拿著短劍，向我奔來。當我們的視線相遇的時候，兩人同時大喊了起來，只是

他像猛虎似的吼叫，而我則是恐怖的尖叫。

一剎那間，他撲到我的面前，而我本能的向船頭跳開，原本緊抓舵把的手一鬆，舵把柄向背風面反彈回去，正好擊中漢斯的胸膛，使他昏倒了一會兒，也及時解救了我。

等他甦醒時，我站在主桅的正前方，並已掏出一把手槍瞄準了他。但是，等我扣動扳機，發現引火藥早被海水浸濕，無法射擊時，他又暴怒的衝了上來。

很幸運的，船正好在沙灘上擱淺了，船身受到衝擊，迅速往左舷傾斜，令我們兩人同時摔倒，我比他先站起來，立即猛跳到身後的桅杆上，輪換著雙手急忙往上爬，等在桅頂的橫杆上坐穩後，把手槍的引火藥

換好，對準他。

漢斯失去了先機，臉上的表情變得非常難看。我看著他，不覺得意的哈哈大笑了起來。不料，漢斯突然把右手往肩上一舉，將短劍射向我的哈，隨後我肩上一陣劇痛，手上的槍不由自主的開火了。

我絕不是有意識的對準什麼目標開槍，不過漢斯確實發出一聲叫喊，然後一個倒栽蔥，便摔進了水中。

落入敵營

我嚇得雙手緊緊抓住橫杆，連指甲都痛了起來。我閉上眼睛，情緒好久才恢復平靜。等我想到要把短劍拔下來的時候，才發現短劍並未刺穿我的肩膀，只是從肩膀上側飛而過，劃破了一道傷口，並將衣服釘在桅杆上罷了。

我把衣服扯下來，回到艙裡包紮好傷口，然後涉水上岸，一心想著趕快回到木寨，好誇耀自己搶回大船的功勞。

這時，天已經逐漸黑了，我摸索著前進，不時被矮樹叢絆倒，或是

跌進沙土坑裡。還好，不久月亮升了上來，在月光的照射下，我邊跑邊走，很快就走近了木寨。

但在我穿過木寨前的小樹林時，卻發現木屋的另一邊，有一個很大的火堆餘燼，附近除了風聲以外，沒有任何人及任何聲音。

我站住了，心裡既疑惑又恐懼，因為我們的人沒有燒大火習慣，除非木寨裡發生了變故。我悄悄繞到一處最黑的角落，輕巧的翻過木柵，然後爬到木屋門邊，聽到裡面傳來響亮而安靜的鼾聲。

我想，他們大概是太累了，才鬆懈了警戒，呼呼大睡了起來。我站起身，只見屋內一片漆黑，便摸索著走進去，想在我原來睡覺的地方躺下，好好睡一覺。

不料，黑暗中突然發出一陣尖叫：

「西班牙銀幣，西班牙銀幣，……」

等我想到那是希爾原本養在船上廚房裡的鸚鵡在叫時，已經來不及逃走了。在黑暗中，只聽到希爾叫道：

「是誰？」

我轉身就跑，結果和一個人撞個滿懷，他一合手，就把我緊緊抱住。接著有人已經點着火把，照亮了整個屋內。

「好呀！」希爾說道：「原來是吉姆。」

我終於明白，海盜們已經佔據了木屋和貯存的東西，不過沒看到任何一個俘虜，不知道是逃走，還是全都喪命了。海盜總共只有六個，其



中有五個站起來，另一個則是頭上綁著繃帶，用胳膊支起身體。

他們叫我背靠牆站著，我則壯著膽子瞪著希爾。

「既然你上這兒來了，我就說幾句真心話吧！」希爾繼續說道：「你不能回到你們那一伙人那兒去了，因為他們不會要你，不如加入我們吧！這事由你自己拿主意，我們不會逼你，如何？」

「嗯……」我想了一下，說：「我想先知道你們為什麼會在這兒，而我的朋友上哪兒去了？」

「昨天下午，醫生舉著白旗來找我談話。」希爾說：「他說我們的船跑掉了，這時我們才發現船真的不見了。於是他和我講好，木寨整個讓給我們，而他們全部離開，我也不知道他們上哪兒去了。」

我又思考了一會兒，決定把一切攤開來講。

「我不在乎任何後果，我只是要告訴你們，」我說道：「你們現在的處境很不好，船沒了，財寶又找不到，人也損失了不少。這一切都是我搞出來的，我先是偷聽到你、漢斯和狄克的談話，所以我們的人有了防備。而大船也是被我弄走的，留在船上的人已經被殺了，船現在停的地方，只有我知道，你們誰也休想找到它。我可不怕你們，要殺要放，悉聽尊便。」

我一口氣說完，只見海盜們眼睜睜的望著我，一動也不動。過了好一會兒，除了希爾以外，其他人漸漸向木屋的另一頭聚集，低聲交談起來。不久，他們又一個接著一個抬起頭來，眼光全盯著希爾。

「你們想說什麼就大聲說吧！」希爾說道。

「對不起，」其中一個回答道：「我現在還承認你是船長，不過我

也想像別的船上的水手一樣，要求實行我的權利，那就是到外面開個會

。」

那傢伙說完，行了個海員禮，便走出屋子不見了。其他人也學著說

句話，行個禮，跟著走了出去。

「吉姆，你聽我說，」當那些人走出去之後，希爾用低沉的耳語說

道：「看樣子，他們是打算丟開我了。不過，再怎麼樣，我還是會護著

你，但是你也得救救我，別讓我受絞刑呀！」

我根本猜不透事情會如何發展，只得隨口答應他。

「你可知道，」希爾又說道：「醫生為什麼要把藏寶圖給我呢？」

這倒是個令我訝異的消息，希爾看到我臉上的表情，就知道沒有再問下去的必要。

屋外的會議持續了好一陣子，木屋的門終於開了，那五個人一進來就擠成一團，推著其中一個人向前走。那個人緊張兮兮的把一件東西交到希爾手裡，然後迅速溜回伙伴當中。

「黑牒！」希爾將手上的黑牒翻過面，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啊！『撤職』，就這麼回事嗎？」

「是的，」先前第一個提出要開會的傢伙回答道：「這是我們一致的决定。」

「喬治，我還以為你懂得規矩呢！」希爾輕蔑的說道：「我現在還是你們的船長，你們何不先把心裡的委屈說出來，在我沒有答覆你們之前，這張黑牒根本無效！」

「好，」喬治回答道：「我們就一點一點跟你說清楚。第一，你弄了這次航行；第二，我們原本可以困住敵人，並把他們殺光，但你卻放走他們；第三，你不讓我們去追擊敵人；第四，這小鬼是罪魁禍首，我們要處置他！」

「才這四點嗎？」希爾冷靜的回答：「你們認為是我把這次航行搞砸的嗎？難道你們忘了，當初是誰急著要展開行動，還不是你們這些沒大腦的家伙！要是都聽我的主張，現在不是早就可以回航，大家的口袋

裡也都裝滿財寶了嗎？像你，喬治，你也是愛瞎出主意，窮搗蛋的家伙之一，難道你能否認嗎？」

希爾噤聲啞罵了一頓，那幾個家伙臉色土灰，大氣也不敢哼一聲。

「我為什麼放那夥人走？」希爾繼續說道：「你們要搞清楚，殺人

很容易，但你們身上的傷和熱病要靠誰來醫治？是醫生呀！隨便殺他們行嗎？或許你們還不知道，不久之後，會有一艘接應的船來接他們，現在吉姆在我們手上，有這麼好的人質，難道非殺了他，你們才高興嗎？

在和敵人談條件之前，我們手上一定要有籌碼，知道嗎？更何況，我並沒有出賣你們，他們為了求活命，已經把這個給我了！」

希爾說著說著，從口袋掏出一張紙扔在地上。我立刻認出那張紙，
那張佛林特畫的藏寶圖。

這天晚上的事就這麼擺平了。海盜看到藏寶圖，所有的爭執都沒了，
也沒人要再撤希爾的職，我也逃過一劫。接下來，海盜們又喝了一輪
酒，然後就紛紛躺下睡覺了。

展開尋寶

「木屋裡的伙伴們，早啊！」有人叫道：「醫生來嘍！」

一陣清晰而熱情的招呼聲，驚醒了所有人。

我聽見那熟悉的聲音，雖然心裡很高興，但還是害怕醫生會責怪我那麼不守規矩和任意行動，更何況現在還跟海盜混在一起，就更不知道他會怎麼想了。

「嗨，醫生，」希爾回應道：「我們今天多了一位小客人，相信你一定會很想見到他呢！」

我先看到醫生楞了幾秒鐘，但隨後他說道：「先辦正事，晚點兒再談他吧！」

醫生進入屋內，只對我冷淡的點點頭，就動手去照料病人。他雖然身處在這羣魔鬼當中，但一點兒也不顯得驚慌，就像他平常出診一樣，喋喋不休的對病人說話；而病人的反應也很恭敬，就好像他還是船上的醫生一樣。

直到醫生為那一夥人配好藥，叫他們吃了之後，醫生轉頭對希爾說：「好了，我現在要和那孩子私下說說話。」

「醫生，」希爾說道：「我知道你很喜歡這個孩子，不過我的伙計們也很害怕失去他。我看不如這樣吧，就像平常我們都很信任你，把你

開的藥吃下去一樣，只要吉姆發誓不逃走，我就同意你和他聊聊。」

我毫不猶豫的在大家面前發了誓。

「好極了，」希爾又說：「醫生，麻煩你先到木柵外頭去，等你到了，我就帶吉姆過去，和你隔著木柵說話。」

於是醫生走出了木屋。又過了一會兒，希爾將我帶到木柵邊，和醫生面對面站著。

「醫生，」希爾說道：「我為了護住這孩子，可費了不少神，還差點兒因此被撤了職。現在又拿自己最後一息生命做賭注，讓吉姆私下和你談話，希望你記在心上，將來替我說些好話，給我一線希望，留條出路好嗎？」

希爾邊說邊退了一段路，直到聽不到我們說話的地方才停下來。

「吉姆，」醫生愁眉苦臉的說：「我實在不想責備你，不過，你趁船長受傷就溜掉，這真是太沒出息了！」

「醫生，我……」我哭了起來，話也說不下去。

「唉！孩子，」醫生安慰我道：「你別哭了。快翻過來，我們趕快溜吧，一切後果由我來承擔。」

「不，」我止住哭聲，說：「我已經發過誓，所以絕不能逃走。只是有件事必須盡快跟您說。」

於是我把海上冒險的經過和大船停靠的地點，迅速說了一遍。「醫生，」最後，我又說道：「我真的感到很抱歉，老是自作主張，到處亂



跑，害大家擔心。從現在開始，你們就趕快去處理大船的問題，不要再管我了，我怕希爾護不住我，一旦逼問出大船的位置，就來不及了！」

「孩子，」醫生靜靜的聽我說完之後，說：「又是你適時救了我們，謝謝你！放心，我們絕對不會棄你不顧的。」醫生轉向希爾，大聲說道：「我先走了，不過，我得要求你一件事。」

「你請說。」希爾邊說邊走上前來。

「你們去尋寶的時候，千萬要把孩子帶在你身邊，如果需要幫忙，你就大喊一聲，我會安排人接應的。此外，一旦找到財寶，可得提防有打鬥爭奪的事情發生。」醫生說完，和我握握手，還向希爾點個頭，就邁步離去。

我和希爾回到木屋，吃完早餐後，大伙兒就開始動身去尋寶。而我則在希爾的要求下，在腰上拴著一根繩子，像隻表演舞蹈的熊一樣，被他牽著走。

海盜們為了保證安全，決定把他們僅剩的兩隻小船帶走，於是分成兩批人，各乘一艘，離開了海灣。在航行途中，大家不斷研究著尋寶圖。由於圖上的紅十字太大，不能明確指出方位，而圖背面的說明也模糊不清，那上面是這麼寫的：

「大樹，望遠鏡山肩，方位是東北偏北。」

「骷髏島的方位是東南東偏東。」

「十呎。」

照字面看起來，是以一棵大樹為主要目標。但從我們的正前方看去，有一片二、三百呎高的台地，上面到處生長著茂密的松樹，混雜著許多棵高聳的大樹，但到底哪一棵才是佛林特船長所指的「大樹」呢？

儘管希爾叫大家別急，等到了目的地，用羅盤測量過之後再說，但每個人還是選定了自己所喜歡的一棵樹，作為特定的目標。

我們划了相當長的一段路程，在第二條小河的河口登岸，開始向台地的斜坡上攀登。這一伙人分散成扇形，在坡地上大聲叫嚷，來回蹦跳，而希爾和我則在後頭跟著。希爾在滑溜的岩石中間行進非常不便，我還得隨時扶他一把，免得他翻身跌到山下去。

我們前進了大約半哩，在快到台地頂上的時候，突然走在左前方的

海盜驚駭的大叫了起來，大家迅速往那邊跑去。在一棵相當高大的松樹底下，有一具骷髏躺在地上，它身上纏繞著一根青藤，令人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氣。

這具骷髏的樣子有點兒不太自然，它的腳指著一個方向，雙手卻像一個跳水的人那樣，舉在頭頂上，恰恰指著相反的方向。

「那邊是骷髏島的頂端，」希爾指示說：「你們照這些骨頭的樣子

測測方位。」

不久，方位測好，羅盤針指的正是東南東偏東。

「這一定是佛林特搞得鬼把戲，」希爾說：「竟然把屍首拉到這兒

，照羅盤的位置擺著，看了真叫人發毛。」

其他海盜也是你一言，我一語的，想像著佛林特當初是如何的惡行惡狀，是如何殺掉所有伙伴的。

「算了，算了，」希爾說道：「別再嘮叨這些，他反正已經不能走動，至少白天不會走動，咱們就趕快去找那些財寶吧！」

大夥都安靜了下來，又頂著太陽開始趕路，不過，這會兒大家都並肩緊靠在一起，不敢再大聲嚷嚷了。

在登上坡頂之後，大伙坐下來歇息了一陣。希爾用羅盤測量了一些方位，然後說：「大約正對著骷髏島的直線上，共有三棵『大樹』，我猜『望遠鏡山肩』，指的就是下面那個地點。……」

希爾話還沒說完，突然間，樹林中傳來一陣微弱、顫抖的歌聲，是

老畢爾和這些水手們最愛唱的調子：

「十五條好漢同死在死人箱上——」

「啲啲啲，快喝一瓶酒！」

這六個海盜頓時嚇得臉色慘白，有幾個還跳起身來，緊抱在一起，顫抖不已。

「麥格，麥格，」突然那歌聲停住，改用一種近似哀求的聲音叫道：「到後艙去拿酒來！」

海盜們直楞楞的睜大眼睛，直到那呼聲消失了很久，還是動也不敢動一下。

「這肯定是佛林特。」終於有人喘著氣說道。

「不可能！」我雖然聽得見希爾牙齒打顫的聲音，但他仍然不甘勢弱的大聲說道：「他在世的時候，我就不怕他，就算他成了鬼，我也要和他較量較量。反正我一定要把這份財寶拿到手，管他是人是鬼，都擋不住我！」

可是其他人沒這種勇氣，要不是人多可以增加點安全感外，恐怕大家早就一哄而散了。

大家沉默了好一會兒，希爾又開口說道：「我不明白，就算他是鬼，可是我們剛剛都聽到了回音，請問，既然鬼沒有影子，那他說話怎麼會有回音呢？」

他的這種說法並沒有任何根據，但對那些迷信的水手來說，倒起了

一些作用。

「你說得沒錯，」喬治說道：「剛才我也認為那是佛林特的聲音，但現在想想，那倒像是另一個人……」

「天哪！」希爾突然叫道：「我想到了，是貝恩！」

「這又有什麼差別？」狄克問道：「貝恩和佛林特一樣，已經死了呀！」

「那差多了，」喬治說：「在老水手的眼裡，貝恩根本算不了什麼，就算變成鬼，也沒人怕他！」

大夥的精神都恢復了，臉上又有了血色，不久，他們便再次扛起工具，重新出發。只有狄克一面往前走，一面用恐懼的眼光向四周張望，

而他身上的熱病也迅速發作了。

走了一段不算短的下坡路，我們來到第一棵大樹底下，量過方位，並不是我們要找的目標。第二棵也是一樣。

第三棵則是樹中的巨人，它高聳入空，距地面將近兩百呎，紅皮樹幹有一座小房子那麼大，樹蔭足夠一、兩百人在底下乘涼。可是最令海盜們感興趣的，並不是這棵樹的高大，而是埋藏在樹蔭下某處的財寶。

當他們走近那兒，原來的恐懼被貪慾吞沒了，眼裡閃射出熾熱的光，腳步愈走愈輕快。希爾的態度也變了，他忘了自己的諾言和醫生的警告，使勁拉著綁在我身上的繩子往前走，還不時用凶惡的眼光瞪著我。

我相信，一旦他拿到那份財寶，一定會逼我說出大船的下落，然後

把島上的每個人殺掉，帶著罪惡和財寶登上船揚帆而去，這才是他永不改變的計謀。

我被自己的那些恐怖念頭搞得心神不寧，不但跟不上那些海盜的腳步，並且還一次又一次的跌倒。希爾的火氣愈來愈大，他粗暴的猛拽手中的繩子，嘴裡還不斷咒罵。

我們終於到達了灌木叢的邊緣。忽然間，跑在最前頭的傢伙站住了，並發出低聲的驚呼。希爾加快腳步，使勁用拐杖戳著地下，像著了魔似的，拼命往前趕。

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大坑，那不是剛挖的，因為坑底的草已經長出來了。坑裡散置著一把折成兩截的鐵鎚，和幾片貨箱的木板，有些



全都被盜竊一空。

木板上面打了「海象號」的烙印，那是佛林特的船的名字。很明顯的，地窖已經被人發現，而那些估計高達七十萬鎊的財寶，

返航

這真是一個驚人的打擊，那六個人都楞在坑口，不知所措。不過，希爾很快就清醒過來，在別人還沒來得及弄清狀況前，他就已經改變計畫了。

「拿著，」他把一支雙筒手槍交給我，低聲說道：「要出亂子了。」

他不聲不響的向側面走了幾步，把我們倆和其他五個人分隔在土坑的兩邊。這時候，他顯得十分親善，我真的很厭惡他這種反覆無常的狀態。

度，禁不住低聲罵道：「哼，原來你又轉向了。」

他還來不及回答，那幾個海盜發瘋似的，一個接著一個跳進坑裡，一面用手挖著，一面把那些木板亂扔。等到他們確定坑裡真的一無所有之後，在喬治的領頭之下，又用憤怒的眼光瞧著希爾，陸續從坑裡爬上來。

希爾始終沒有動一下，隔著坑盯著對面五個傢伙，一副不可侵犯的樣子。但喬治忍不住了，他大聲罵道：「你們兩個，一個一條腿的老賊，一個到處搗亂的小鬼，看我們怎麼處置你們。伙計們，咱們——」

他舉起手，正打算帶領那些人衝向我們，樹叢裡突然發出「啪！啪！啪！」三聲槍響，喬治一頭栽進坑裡，而頭上綁著繃帶的傢伙也倒

了下來。其他三個轉頭就跑，眨眼間就消失了蹤影。

「快追，」醫生帶著葛雷和貝恩一面鑽出樹叢，一面叫道：「我們得切斷他們上小船的路！」

於是我們立刻動身，從深到胸部的樹叢中穿過去。而希爾也迅速跟了上來，他拄著拐杖跳動著，那股勁，連正常人都自嘆不如。

當我們衝上坡頂，發現已經趕到那三個傢伙的前方，便坐下來喘一口氣。等我們悠閒的往山下那兩條小船停靠的地方走去時，醫生簡單的說明了事情經過。

原來，那些財寶是貝恩發現的，也是他一趟又一趟的將財寶搬到他在島上東北角藏身的洞穴裡。當醫生見到貝恩，知道這個秘密之後，便

故意把沒有用的藏寶圖文給希爾，為了就是能平安離開木寨，改躲到貝恩那兒去。

等醫生知道我落在海盜手上之後，便帶著葛雷和貝恩，想先趕到那棵大樹下守候。但沒料到，海盜們搶先了一步，於是便利用貝恩飛毛腿的功夫，溜到海盜前面，耍了一個花招，阻擋了一陣子，才讓醫生和葛雷來得及預先埋伏好。

聽完醫生的敘述，我們已經來到河口。醫生先砸毀了一條船，然後帶著大夥上了另一條船，沿著海邊往金銀島東北角划去。

等來到貝恩的山洞口，屈勞尼已經出來迎接我們。他熱情而和善的和我打招呼，但一見到希爾，就漲紅著臉，顯得很生氣的樣子。

這個山洞非常寬敞而且透氣，萊特船長躺在一堆大火旁休息，而在遠處的一個角落裡，我看見一堆堆的錢幣，還有一塊塊的金條，在火光中閃爍著。

這就是弗林特的財寶，我們這一次來找它，便已斷送了十七條寶貴的生命；過去為了累積這些財寶，為了找尋這批財寶，還不知犧牲了多少人命呢！

那天夜裡，我和所有的朋友們聚在一起，晚飯吃得痛快極了。除了美食與美酒外，最重要的，是在經歷過一連串危險和衝突之後，現在總算安全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我們立刻展開搬運財寶的工作。由於從山洞到海灘要

走一湮路，還要再划三湮路才能到大船，以我們這麼少的人力來說，是相當辛苦的。

不過，我們幹得倒是興致勃勃。葛雷和貝恩負責駕小船來來往往，其他人則將財寶一點一點背到海灘上堆著。我因為力氣小，便整天待在洞裡，把各式各樣的錢幣分門別類裝袋，累得我腰痠背痛。

至於那三個倖存的海盜，我們一直沒有他們的消息。當我們完成所有的的工作之後，曾開了一次會，最後還是決定把他們留在島上，不過我們留下了不少彈藥、醃肉和藥品等物品，作為一份慷慨的禮物。

在一個晴朗的早晨，我們終於準備就緒，在大家的努力之下，勉強拉起錨，將船駛離了北灣，船桅上還掛起當初船長在木寨時升起的那面

國旗。

船離岸不久，我們就看到那三個海盜出現在海灘上，顯然他們一直在觀察我們的一舉一動。他們一起跪在沙灘上，高舉雙手向我們哀求，我們雖然也有點不忍心，但為了避免不再發生叛亂，也不想送他們回去接受絞刑，只好拒絕了他們的請求。

最後，他們當中有一個人跳了起來，大吼一聲，舉槍向我們射擊了一發，子彈「咻」一聲從希爾頭上掠過，將主帆射穿了一個洞。

我們全都躲進船艙，等再抬起頭查看時，他們已經離開沙灘，不見了蹤影。船航行到中午，金銀島上最高的一座山頂，也逐漸落入海平面之下了。

由於船上的人手太少，船長決定將船先駛到最近的一個西班牙屬地

去。船在天黑前進了港，剛下錨，立刻有許多當地居民圍上來叫賣水果和蔬菜。

醫生和屈勞尼帶我上岸四處逛逛，遇見一位英國軍艦的艦長，大家談得很愉快，不知不覺到了天亮才回到船上。

我們剛上船，就看到貝恩臉色尷尬的站在甲板上。他告訴我們，希爾在他的默許下，乘著一條岸邊的小船逃走了。後來我們發現，希爾在逃走前，趁著沒人注意，戳破一塊艙壁，拿走了一袋價值大約三、四百基尼的錢幣，作為他繼續流浪的花費。

其實我們都很高興，只花了這麼少的代價，就能把一個危險人物擺脫掉，真是再好也不過了。

船長在重新招募水手之後，終於順利完成了回國的航程。當初隨「

潘紐拉」號出航的人，只有五個乘著它回來。不過我們的遭遇還不像水手們唱的另一條船那麼慘：

「七十五人同出海，只有一個得生還。」

我們都分得了不少錢，萊特船長從此宣佈退休；而葛雷則奮發向上，成為一艘新船的大副和船的股東之一；至於貝恩呢，在幾個星期之內，就把分得的錢花光了，又恢復乞丐生活。

我們再也沒有聽到希爾的消息，相信這可怕的獨腳水手，是永遠和我的生活斷絕關係了。

據我所知，佛林特埋藏的銀塊和武器，至今還在島上沒被發現。不過，這已經和我無關，現在就算有再多的馬來拉我，也休想把我再拖到那萬惡的島上去了。